

● 人才荟萃丛书 ●

主 编：蒋蕊娟

# 凡人风华

陶思豫 徐文初 丁石等著

中国人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凡人风华/陶思豫等著. —北京: 中国人事出版社,  
1998.3

(人才启示录丛书/蒋蕊娟主编)

ISBN 7-80139-197-7

I. 凡… II. 陶… III. 人物-生平事迹-中国  
-吴江县 IV. K820.85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7390 号  
责任编辑:杨建英

**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

(100028 北京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新华书店经销**

**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4

字数:792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定价:10.00 元**

## 目 录

- 序一 ..... 张学忠 (1)
- 序二 ..... 孙长贵 (3)
- 序三 ..... 蒋蕊娟 (5)
- 
- 凌在纯：书痴印迷 ..... 爱 民 (1)
- 范振涯：绝境自忘千里远 ..... 陶思豫 (11)
- 赵永明：苦山歌 ..... 徐文初 (20)
- 戚加萍：书台梦 ..... 丁 石 (26)
- 沈金星：琴缘 ..... 吴金度 (30)
- 金储之：“血疑”寻宗 ..... 丁 石 (34)
- 汪惠珍：挚情如初 ..... 韦利红 (39)
- 吴根生：古钱之光 ..... 顾永翔 (43)
- 潘福官：如果飘过一朵云 ..... 愚 榭 (49)
- 朱云云：踏车行 ..... 周德华 (55)
- 陈志强：莺湖望月可入谜 ..... 陶思豫 (62)
- 周德华：绸墨 ..... 李炳华 (66)
- 张海明：无声的译者 ..... 沈莹宝 (73)

- 阮赢洲：逆旅天外天…………… 李荣君 (76)
- 沈大元：不惊的水湾…………… 陶思豫 (81)
- 鲁 桦：打结的姑娘…………… 俞新勤 (87)
- 顾秦华：冲浪记…………… 江 文 (90)
- 丁小马：老马…………… 李荣君 (97)
- 张再良：“翠庄”园主…………… 张小华 (102)
- 张昌炽：趣耕 …………… 杨丽娟 (106)
- 顾杏初：船坊的巧匠 …………… 顾永翔 (111)
- 范文尚：无语的花烛 …………… 沈荣庆 (116)

由吴江市人事局局长蒋蕊娟同志主编的《人才启示录》丛书如期付梓，我作为一个同行，倍感欣喜。

蒋蕊娟等同志，长期从事基层人事工作，无论是发掘人才，还是服务于改革，他们都将一般事务性的工作紧搭在社会进步的脉搏上，其间一定不乏有益的启示和可资借鉴的经验。从这一点看，这套书是“基层人写”和“写基层人”，这对于如何做好基层的人事工作，无疑是不可多得的“经验谈”。今年春天，我在会议间隙，到吴江实地考察了那里的人事工作，他们的努力和做出的成绩令人倍受鼓舞。

当前，我们人事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总的要求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坚持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要求，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把工作的连续性和创新性结合起来，继续推进人事工作“两个调整”，深

化相配套的人事管理体制，加快整体性人才资源开发的步伐，开展“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的活动，建设好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三支队伍，为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提供强有力的人事人才保障。

这套书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立足于“吴江人写”和“写吴江人”，编撰角度新颖，因而书中所论及的人、事无不带着江南润土的气息。

吴江地灵人杰，群英荟萃，曾走出许多诸如柳亚子、费孝通这样的知名学者。然而，他们所处的年代，只是一个人才自生自灭的历史阶段。当前的重要任务，对我们这些从事人事工作的干部来说，就是从这一古老的土地上，发现、发掘、培养出大批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优秀人才。这大概就是蒋蕊娟同志编撰《人才启示录》丛书的初衷吧。

是为序。

1996年12月26日

---

张学忠同志为国家人事部副部长。

《人才启示录》丛书是吴江市人事局向社会奉献的一部佳作，其品位，感同非凡！

不断耕耘，不断收获。早在几年前，吴江市人事局就创造性地站在人才发展的战略高度，创办了《人才》报，并通过这张报纸以及多种媒体，颂扬历史，反映当代，全面、系统地展现吴江人的精神风貌，以其浓厚的吴越乡情雅集了一大批海内外英才贤士。《人才启示录》丛书的面世，无疑给人们以启示，为读者迷津指途，为吴江的两个文明建设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人才启示录》丛书既以其真实、鲜活的内容体现出激人发奋的正气，又凝沉着赏心悦目的雅气，有其独特的风格；超越寻常，高瞻远瞩，开拓了行政地域和行业界限的视野，着力揭示了人才成长的普通规律。

因此，丛书给广大人事工作者以深刻的启示，同时又不失为青少年的良师益友，也是人

们用以教育后人的好教材。这正是我为其高兴之所在。

吴江，既有悠久的历史，又颇具现代特色。相信《人才启示录》丛书的出版，又是一次很好的体现和弘扬。

1996年11月于南京

---

孙长贵同志为原江苏省人事厅厅长。



近年来，日益深化的现代意识，使得人们对人才所显示出的巨大力量感到越来越不可轻视，有的人已经乐意将它强调为各项事业兴盛的“第一推动力”，这种意识在我看来一点也没有过分。

作为一个多年从事人事人才工作的人，我一直认为，古今中外由人才造就的喜怒哀乐都是至关重要的，因而，很值得思考、借鉴。每当不肯放弃这种念头时，我总希望能够通过某种人们乐于接受的形式——比如采取富有人文色彩的形式——来补偿具体事务性工作所不能尽力的部分，于是，《人才启示录》丛书就在这样的心愿驱使下开始编撰了。

想要完成这样一项不小的文化工程，而且期望丛书的品质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行家的评鉴，确实不是轻松的事。好在有一个特别的基础，那就是我负责编刊的《人才》报，其栏目中有相当一部分文章具有启发和教育的意

义，也受到过读者的喜爱。不过，即使如此，我们在选编中也注意到，凡是对现实启示作用不明显的文章一律不用，凡是写历史的文章必须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凡是纪实的作品都应是第一手资料。这些原则，也就构成了丛书的基本特色。

《人才启示录》丛书共分为六册，分别是《谈人说事》、《名人画廊》、《骄子风采》、《走向卓越——自己的故事》、《人才史话》和《凡人风华》。在体裁上主要是言论性的杂谈、人物散记、报告文学、自述性传记、笔记小品和随笔，力求在阅读时能够轻快、活泼一些。

我们承认，编撰像这样一套从人才角度来论及社会、人与事的书籍，因缺少参考资料，不免显得稚嫩，加以本人水平有限，不妥之处存之必然，当请读者朋友指正。

在此，我要衷心感谢我的同事们和朋友们，是他们在丛书的编撰过程中给予了我很多的支持和帮助。

1996年秋于退思园

# 凌在纯：书痴印迷

爱 民



凌在纯是书法篆刻家，而奇异的是，他头顶上也有那么一个“坑”，像刻石的印，他解说是父亲留下的杰作。

“栽培兰蕙研花谱，刻镂笈篋媿竹书”。有人曾如此称赞凌父翔云先生。

翔云先生平生爱书画篆刻，嗜收藏，喜盆栽，尤精竹刻。30年代起在同里镇颇有声名，人称“老画师”。因谙熟书法画理，其竹刻书画神采奕奕，栩栩如生，观者无不翘首共赞。然而，翔云先生本属道深德厚之士，又性情内

在，于名利淡泊乏趣，故而布衣终身。如今，凌在纯似乎继续了父缘，仍深居故镇同里，白天在相距不远的县府里就一份微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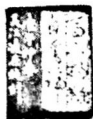
翔云先生曾着意培养前三个子女的书画，却因种种天原地故，终令他大失所望。偏偏四儿凌在纯无拘无束中耳染目濡，爱上了书画。于是乎“无心插柳柳成荫”，喜出望外了。不过，这做父亲的又急于求成，督教过严，稍不入眼就要吃他戒尺。凌在纯12岁的一个冬日，他放学后和同学去玩耍，回家晚了而未能按时临书。父亲三声问呵，小子不吭，恼得他一时火冒，顺手将烟杆往他头上敲去，杆头的铜烟嘴随即飞脱。在纯休克。母亲“喔唷唷”万分心痛，责备做父亲不当如此手重，父亲见到小儿头淌鲜血、昏倒无声，也就悔悟过来，自责督促严酷，欲速不达。又想，这一记该是打在他三个长兄姐身上的，他们学无长进，而在纯却喜爱书画，岂能稍有疏忽就给他“吃生活”<sup>\*</sup>？这次的当头重击于是就以“坑”的形状留下了，父亲从此没再棒教，在纯却也因此惊醒，不敢懈怠，日课练习书法。

凌在纯1947年10月生。少小家境贫寒，他记忆中房屋破陋，朔风飘雪穿堂。而他能在油灯下不时对手哈气以暖冻痛冻僵的手，因为他常握的是那冰冷的“铁笔”刻刀。时当夏夜，屋内闷热，又有蚊虫相加，他穿

---

\* 注：“吃生活”——吴方言为受罚挨打。

着厚布长裤，或脚套塑料袋，或着高邦雨鞋坚持临习、刻印，那滋味非同寻常。进学中，除自家几册祖传的字帖，很难买到其他如意的碑帖、印谱，但他又无时不存有渴求，一旦得知谁家有，他总要设法借来，用薄纸铺上，以小楷笔仔细双钩，可通宵达旦仍乐之不疲。如今看到他积成的一叠厚厚的双钩字帖，一清二楚，那旧锋残痕，那笔断意连的游丝……依稀可见。



在纯性情似古，不擅交际，羞怯寡言，而独愿向四方师友讨教，以求少走弯道狭角。1972年秋，他求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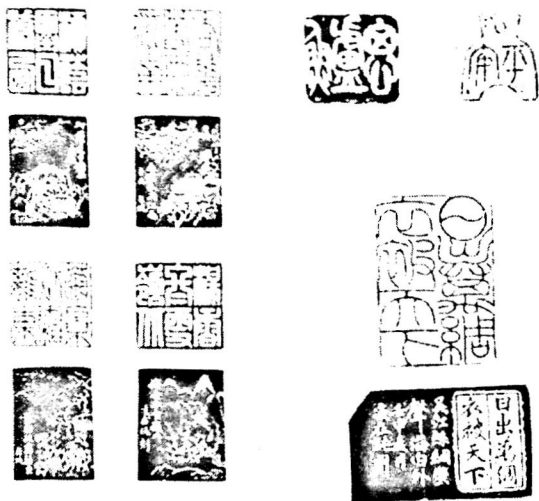
于乡里（原南社社员）徐麟先生（1891—1974年），除先生告诉他，要持之以恒，不忘修习文学，这样可使书法富有书卷气。老先生的话一直成为鞭策。

一次，在纯造访苏州篆刻名家张寒月，对这位言语不多的后生，张寒月热情接待，指点刻印，示范边款，对之很欣赏，前后送他近百枚所刻的印蜕。

又，1974年，天赐艺缘，吴昌硕大师的弟子徐穆如先生迁居同里，且与凌家毗邻。翔云先生有意将儿子交穆如先生指导。但在纯也这并非与穆如先生初识，此前，他们之间已有多次接触，先生也极器重他。曾在信中说起：“自思与尊翁既谊属葭莩，则与吾侄更是‘犹子比儿’，‘亲’固胜于师弟也，素知侄好学不倦，聪逾常人，将来欢叙一室，自当竭我所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既有了这般情感，在同里时间老少相处，在纯功力大长。徐先生谆谆教导他：篆刻应宗秦汉，并学好篆书。以在纯的书路，应从平整入手。经常由在纯将所刻的印蜕请徐先生观摩，老人还会以“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斯为下矣！”等警句示教，要他以传统优秀书法为师，不要直接学他的书印。这话曾是昌硕老人当年对穆如先生的教导而今转授给了在纯。虽则如此，在纯明白了道理，但是他还是被穆如先生及其女儿圆圆的铁线篆迷住了——铁线篆竟能如此清雅娟秀，又遒劲中不乏婀娜多姿！而且他还被老人的元朱文印吸引了——笔划圆转凝炼，刀法准确精炼，章法匀整

丰实、雍容华贵。对于在纯确实感同“挡不住的诱惑”，于是暗自狠下了一番功夫。与此同时，他还悉心于清代书法大家邓石如的篆、隶，二吴（吴昌硕、吴让之）的篆书、刻印，对两周金文亦兴趣不小，偶尔书入印章。

1973年秋，江苏省举办国画书法印章展览，凌在纯试书一帧投去。循环展至苏州，徐圆圆书告在纯“省



书法展览会苏州地区五人展出，苏州市二十四人展出，容深（圆圆弟）亦在内，虽然并没有多大意思，但我们姊弟三人都能名列其中，亦不虚参加之意了。”当年苏

州地区有八个县，仅五人入选，吴江占其二，已属不易。入选的消息使他更增了一份自信。

大约是 1974 年间，日本人在京连办两次书法展览，办者出言不悦，意思是书法源出中国，而今（指经过“文革”）“日本学生”要超出“中国老师”了。为此，据说由中央首长提出拟组织书法展以正视听。遂委派江苏省提供书法作品 20 帧，吴江选送的作品仅为徐圆圆、凌在纯的篆书，经历苏州地区初选，省初选，从近 2000 帧中脱颖而出，入备选作品 200 帧之列。虽然终未入选送京，但是，这次的参与很有意义，又鼓舞了他。

有一则往事，如同作用于他头上的那个“坑”，如今也刻在他的肩头。为一次全国书法展览，他特地精心镌刻几方印章，其一为四字印“十倾波平”。于书法、章法和刀法上都相当出色，神貌兼具，自鸣得意，印章边款也自谓使刀如笔，沉雄不俗，所以在制成作品时，他把这一方钤盖于注目处，暗喜着投送参展。只是从此杳无音信。一日，好友倪君来访，在纯特请他欣赏那四字印，不料，学富五车的倪君观后，哑然失笑，一掌拍在他的肩上，叹道：无此“人”也！无此“人”也！“倾”应改“顷”。当即使作风认真严谨的在纯目瞪口呆，又几近休克。数日茶饭不思，彻夜难眠，认为：笔误乃艺术之大忌，为学养不富之表现。文学修习也须静坐深攻了。见于知耻，每遇朋友他都要谦下地详为宣讲作检讨，念念不忘。并作诗自勉：“书道岂能百日通，



三分天賦七分功。墨池筆冢徒穿硯，万卷滋涵佐筆鋒。”  
在纯深知功夫在笔墨之外，古人实不相欺。

学艺不亚于学道之苦，不求境界不入境界则难以出尘。在纯具顺随好静的根性，律己更严，甚至极少参加书法界活动，静心悟化，深究潜习，丰富知识并在艺术中得以默化，力图多有突破。在学法上又加以调整，突出重点，专而后博。如书画篆刻、竹刻等爱好，后注重



歸天浩高懸直長  
混氣白呼卷上松  
沌陰心嶙深千察  
長鳴到岫裏丈箭  
終港走天深岑瘦  
古萬一門鳴回森  
兮聲息漾呼頭天  
雲轟通虹大一風  
冥靈神越地領瓊  
香靈躡真迷吹  
九風平陸山裁  
天雨生沈林襟  
九何乘天煙興  
地來持步雲酣

书法篆刻，旁及美术、竹刻。书法中专重篆隶，兼顾行楷；篆刻专重平整、厚实一路，兼顾粗犷豪放。

九磨十练。90年代始，凌在纯视作一个新起点，1990年6月一次画展他准备接受检验，看看多年的用功如何。那是一次国家多家权威部门组织的国际性书画展——炎黄子孙与各国友好书画展，他的篆刻入选并获一等奖，循回在巴黎、洛杉矶等展出，印章之一入选

心 贍 鐘 繞 茫  
 溥 司 鎖 穿 茫  
 逐 舟 介 南 久  
 溥 尺 江 爪 游  
 高 嶺 煙 流  
 邦 黃 爾 中  
 酒 崔 莽 國  
 醞 知 蒼 沈  
 酒 何 蒼 沈  
 酒 杏 龜 寺

凌 雲 書 畫 社 藏  
 甲 辰 年 五 月 凌 雲 書 畫 社 藏

豎 拭 櫛 走  
 鳥 盡 橋 馬  
 啼 水 畔 街  
 痕 醉 頭  
 清 如 西  
 滑 泥 復  
 一 酒 西  
 聲 痕 梳

凌 雲 書 畫 社 藏  
 甲 辰 年 五 月 凌 雲 書 畫 社 藏

《炎黄子孙书画册》。随后几年，作品如其人品，在踏实、淡雅、清正上渐次入境，人艺相照，此可见诸他所写《“书如其人”之我见》一文，因见解独到选入《书法新论》一书；正楷钢笔书法入选《马年中国硬笔书法大展》获一等奖；1994年，他的铁线篆书法作品入选江苏书法家协会主编的《江苏书法选》。至今（1997年）其书法篆刻作品入选展览、获奖或在高层次报刊上发表者逾60次。另有许多佳作已作为吴江市与国际友人间交流文化和经济的珍贵礼品。一位日本国市长得其印章，欣喜不已，视作“我家传家宝，代代相传”。

凌在纯虽无心于在外名声，然而多次参展、获奖和发表作品后，在相当范围内被发现和知名，但他持之淡然，因为他已深知负名添累，无利于更进。

应当附笔提到在纯的夫人，她深解丈夫的痴迷，承揽一切家事，使他能一念不杂，悉心艺术，故而

詞上悲苦  
 凌在純書法  
 上異不但十人養始止福可得亦來幸世至哉

在纯谈艺必谈人，谈人必谈妻，可见得他不少获益于琴瑟之美了。

相信，不求闻达者闻达。



# 范振涯：绝境自忘千里远

陶思



平望给人的感受总是喧嚣的。经过这里的人只是匆匆一瞥，即或有下车的，亦多是转去另外的方向。海德格尔说，人诗意地栖居大地。我想，那些为栖居而不断寻觅的人，平望至多是其旅程中的小小驿站。

而作为画家的范振涯，除了一些不得已的因素（比如政府让他下乡当了10年“插青”，上调后又安排他在盛泽镇的一家染厂工作一段时间），自1951年出生起，他便从容地栖居平望至今。这似乎是个谜。范振涯的办公室就

318 国道和 205 省道交汇的那段路边，二层楼上。从窗  
户中俯视下去，所见熙来攘往，转瞬即逝，给人芸芸众  
生、飘移不定的感觉。他说，有一次从这屋里望出去，  
满卡车的牛被固定在铁笼子里，想到它们即将被宰割的



晋·陶渊明《饮酒》画意

命运，不由得哀从心起。

也许，正是对生命虚无的强烈体验，促使他追求有意义的事情。而所谓意义，是指生命存在的最高价值。范振涯在人文画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人应该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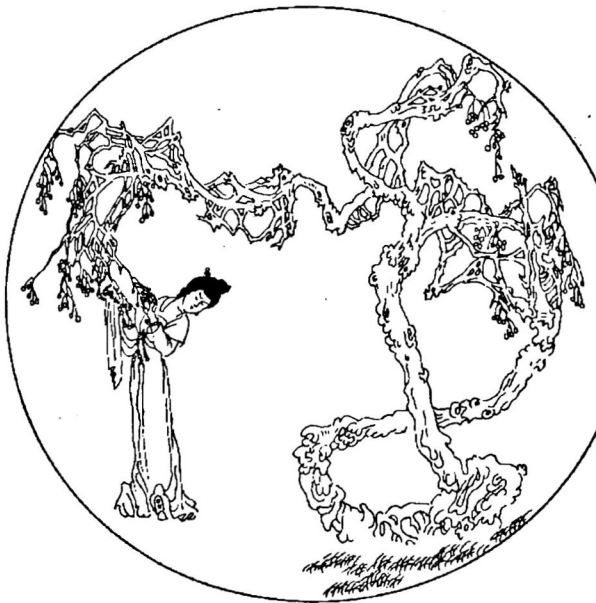
《佛学画藏》图选

受孤单，欣赏孤单，可以和月亮、竹子、芭蕉对话，和风、云、鸟对话。”他的话使我的脑海中呈现一些人物的名字，康德、尼采、鲁迅、沈从文……他们都对孤单有独特的理解，但一种是悲剧式的，一种是审美式的。而范振涯更与康德、沈从文的理解相似，皆在与自然万物的沟通、对话中，保持着心灵的恬静。

范振涯的人文画力图表现上述意境。画中人物有佛老、隐士、居士、狂士，尽管具体的人物心性各不相同，但我透过他的画只看到两个字，即“自然”。这是一种大自然，所谓的“人文”也是自然的造化，在大自然中，人流露出的才是没有造作的自然心性。因而我对范振涯的两幅画感到兴味。其一是《慧能听松》，这幅画在与吴江市的友好城市之一——日本内滩町的文化交流中，被日本人民盛情挽留了，于是我只能在一本画册上见到。高僧慧能放下柴禾，手持扁担，弓着背侧耳倾听松风阵阵，这与我想象的——慧能坐在松下闭目听松的情状不同。范振涯认为，慧能是高僧更是平常之人，且目不识丁，作为劳动人民的一分子，听松的情形无非如此。这不正是禅宗所说，“担水劈柴，无非妙道”么？其二是《采菊东篱下》。巍峨的南山，淡雅的菊花，扶疏的竹篱，构成一幅怡然自得的田园胜景。陶渊明在大自然中，显然是醉了，因而他不会作出悠然平视的姿态。他扛着一把锄头，挂着一篮菊花，舞在回家的路上，想说什么，却“欲辨已忘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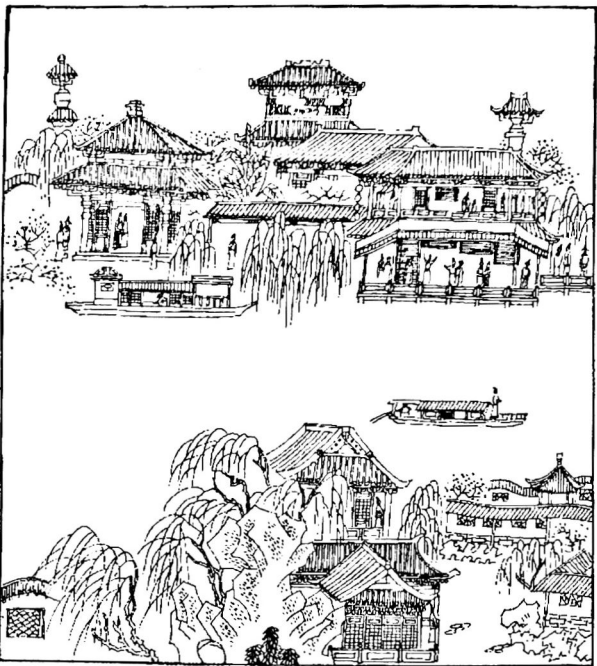


这分明是一种“绝境”。古今中外，人们达于绝境的方式尽管有所差别，或拯救，或逍遥，或自杀，但对范振涯来说，纵然他是生活在一个没有文化背景的家庭，可是他从小酷爱唐诗、宋词、元曲，抄了很多，18岁下放，还以诗记日记。这决定了他只会是以逍遥的方式进入人生的最高境地。然而，现实中能达到这一层次的人并不多，大多数人只是“活着”，按范振涯的理解，这是“求生”。清贫的生活，给了他十分厚重的磨砺，



王维《相思》诗意画

这也成为他在艺术成就上的必要积淀，但丝毫不意味着可以因此而忽视其生存上的压力。范振涯首先为生存而挣扎着。下乡 10 年回到镇上，他只是一个劳动力，“没有什么专长。”母亲没有工作，靠在苏州供电局工作的父亲养活一家人。他不会忘记，那年除夕，“我和母亲在昏黄的灯光下等父亲回来的情形，那是为了过年，父



《泊秦淮》·杜牧

亲骑自行车到苏州向工会去借钱。”同样令他无限感慨的是，在一场文化课考试中，30 几岁的人了，满脸胡子，却接受 20 几岁小伙子的监考，数学和语文勉强过关，“考场出来，震撼不少！”

人就像星座一样，要找准自己的位置。范振涯一开始就决定把“求生”和“找乐”结合起来，于生存中试图寻找一点乐趣。许多年来，人们对范振涯的了解似乎仅限于他是个画连环画的人。他亦自谦为一名“画匠”，他在全国 20 多个出版社发表的书籍封面画、插图、连环画达 4000 余幅，一部《东周列国》，400 幅画稿，一部《佛学画藏》，竟 1000 幅画稿，范振涯为此付出的艰辛，使再麻木的人也能体会出什么叫呕心沥血。在完成一部画稿以后，人病倒了，但内心的释然与欣慰，恰是苦中有乐的真实写照。可这并不是范振涯的全部，或者从今天的视角看来，这已不是真正的范振涯。他的现实告诉人们，苦中之乐是“找乐”的浅层次，只有美中之乐才能使人乐而忘返。这便是在白纸上按自己的意志来表达思想，我们从范振涯的人文画中领略到了。当年，他揣着近百幅连环画稿《笑中缘》，去上海求教著名的画家戴敦邦教授，戴先生对范的画技并不在意，而是看中了他的思想底蕴，说，“我可以指导你。”并送他一本《红楼梦》书画。如今，范振涯成为戴先生的得意门生，在与许多学院派师兄弟的“较量”中，正是对生活的理解深度使他独显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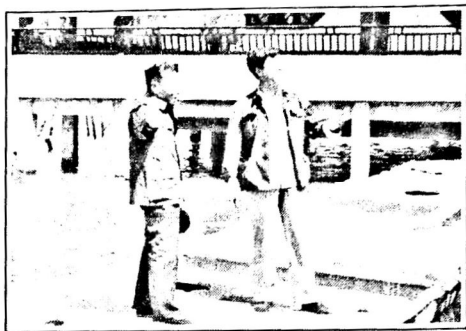
因而，从连环画转向人文画，使范振涯表达思想的余地更宽广了。由此，他能从常人的见识和画技中解放出来。唐代诗人王维说，红豆生南国。但范振涯并没见过红豆树。他在《辞海》中得知红豆树是多年生乔木，仅此而已。他便按自己的想象画了红豆，但不画叶子。他画的竹子，只有叶子而无竹杆竹枝。他总是抓住事物最本质的东西，把它呈现在人们面前。黑格尔说过，这叫反思。也就是在人的理解中把握自然，在自然



李白《赠孟浩然》画意

的呈现中见到自我。思想无非这样产生的。所以，栖居平望的范振涯，所理解的家园早已不是我们所见到的平望和那一片狭隘的空间。“我并不是一个走不出平望的人”，他说。但对于一个心中自有蓝天、白云和宇宙的人，又何必离开平望到处寻觅那本不属于自己的家呢？





1986年“江浙沪吴歌交流会”时，赵永明（左）师徒献歌情景。

1996年金秋时节，芦墟镇秋田村广袤的田野里，三五成群的农民割的割、挑的挑，穿梭般地忙碌着。在一派丰收景象的大背景衬托下，田岸上一位身材瘦小的老农正在放声歌唱。苏州有线电视台记者的摄像镜头，随着老农忽而忧伤忽而欢愉的表情，不停地转换着角度，仿佛要把老农的真情实感滴水不漏地装进

像带中去。

这位并不起眼的老农，就是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省吴歌学会会员、著名山歌手赵永明。他在摄像机前放声歌唱，已记不清有多少回了；他的名字也随着录像带传送到上海、杭州、北京……还传送到远隔重洋的荷兰。

赵永明所唱的山歌，是发源于吴江市芦墟镇的“芦墟山歌”，它像芦墟的汾湖水一样清澈亮丽，刚柔相济，千百年来在汾湖为中心的江、浙、沪接壤的广阔的土地上传承不息。早在童年时期，赵永明便与芦墟山歌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从此终身相依。芦墟山歌曾带给他慰藉，但更多的却是他苦难生活的见证。

1918年初夏，赵永明降生于一户贫困的农民家庭，这个世界带给他的是衣不遮体食不裹腹，终日泡在苦水里受煎熬。不到13岁，父母相继去世，他便成了孤儿，光着脚板去汾湖南岸的下甸庙南邗村（属浙江省嘉善县管辖）当看牛小长工，起早摸黑，整日侍候耕牛。嫩肩膀压重担，压得他透不过气来，他多么需要舒展一下夯紧了筋骨啊！就在这时，村里有个跷脚裁缝演唱的芦墟山歌深深地吸引了他，他听着听着，听得几乎心醉了，由此萌发了学唱山歌的念头。

从此，赵永明弱小的身影常常出现在跷脚裁缝家里，拎水啦，扫地啦，他都挤出时间帮着去干。跷了脚的裁缝行动不便，看到这个小长工如此勤快，乐于助

人，心底里又喜欢又感激。晚上，赵永明缠着跷脚裁缝唱山歌，有求必应，唱者唱得动情，听者听得入迷。赵永明是个有心人，头脑又灵活，记忆力也强，他一面细心听，一面专心记，回去躺到铺上再默默地回忆背诵，记不清或有疑问的歌词，第二天再登门请教。跷脚裁缝发现小永明学唱山歌如此认真，而且天生一副清亮的好嗓子。也就真心实意地一一传教。当年广泛流传的《长工苦》、《十字歌》、《十二月花名》、《刁南楼》、《五姑娘》等数十首长、短山歌，几乎全都反复学唱，直到唱得滚瓜烂熟。赵永明学唱山歌跨出了坚实的第一步，他把命运也紧紧地与山歌联系在一起了。

四年后，即赵永明 17 岁那年，他已长成略显粗壮的小伙子，经人介绍来到汾湖滩的芦墟地界做长工，辗转在伟明、赵田、秋水潭等村地主的田块里，终年面朝黄土背朝天，泪裹着汗水度日月。陪伴赵永明的唯有山歌，他走到哪，学到哪，唱到哪，山歌成了他生活中须臾不可分离的挚友。想到自己苦难的身世，他放声唱开了《长工苦》：“正月里来苦长工，旆柴旆米手里空，上欠官粮下欠债，旆计思量做长工……”宣泄内心的愤懑与不平。种田种累了，他就亮开嗓门唱种田歌《山歌好唱口难开》：“山歌好唱口难开，樱桃好吃树难栽，白米饭好吃田难种，鲜鲜鱼好吃网难张……”借此调剂紧张劳动而疲惫的身心。

学山歌唱山歌，赵永明善于博采众长，谁会唱，谁



唱得好，他就跟谁虚心学。耘苗耨苗的稻田是他的课堂，晚上乘凉的场地也是他的课堂，他不仅向老长工而且还向东家学唱。在赵田村做长工时，东家袁少维唱的芦墟山歌《郎要断》唱得好，赵永明就干完农活利用休息时间向他求教，终于学到了手。就这样，他像云燕啣泥筑巢一样，一点一滴地积累，在短短的几年里，又学到了长歌片断《林河喜》、《打窗棂》、短山歌《十里亭》、《十送郎》、《十二条汗巾》等数十首。其中从跷脚裁缝那里学会的《五姑娘》，原来只会唱歌中 13 个月的 50 多句，这几年他多方学唱，不断丰富充实，最后能完整地唱到上千句。他嗓子清脆响亮，音若蝉鸣，还得了个“山歌知了”的别名，终于跻身于歌手如林的强手之中。

芦墟山歌源远流长，它像常熟的白茆山歌、太仓的双凤山歌一样，在古老的吴歌中独树一帜，都是优秀民族文化遗产中的瑰宝。但在旧中国，山歌一般只在长工和劳苦人家传唱，它是上不了台面的，有时甚至被贬为淫歌禁唱。直到 1949 的 5 月吴江解放，芦墟山歌才得以恢复其真实面目，赵永明和其他翻身农民一样也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解放后，赵永明分到了土地，结束了任人宰割的长工生涯。新的生活使他充满新的希望，也给了他无比欢乐，他想尽情地放声歌唱。这一段时间，他学会了很多新编芦墟山歌，如《长工翻身歌》、《美帝是只野心狼》、

《幸福不忘共产党》等，经常挂在他的嘴巴上。下田干活他在田里唱，唱得四周一起劳动的乡亲忘却了饥渴疲劳；晚上乘凉他不听的唱，唱得众人心花怒放。他唱芦墟山歌的名声越唱越响亮，成为一方土地的知名山歌手，多次被选送参加县里举办的群众文艺会演，1963年参演时还捧回了一个二等奖。

进入80年代后，赵永明年过花甲，身体差了，哮喘病一年比一年严重起来；但他唱山歌的劲头没有减弱，他“知了”那般亮丽的歌喉没有改变。在此后的10多年岁月里，赵永明先后接受过江苏省音乐家协会、苏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吴江市文化馆等单位组织的吴歌采风小组的许多次采访。1983年在苏州乐乡饭店召开江浙沪第二届吴歌学术讨论会，赵永明和“山歌女王”陆阿妹、“山歌老虎”蒋连生等芦墟山歌高手一起，被特邀到会，演唱长篇叙事吴歌《五姑娘》，到会专家、学者听了他们的演唱，无不啧啧称赞。1986年4月，江浙沪吴歌交流会在芦墟镇召开，会议期间，在汾湖滩举办了“献歌会”，赵永明清丽婉转的山歌声再一次获得与会者的好评。1988年，荷兰莱顿大学施聂姐女士（汉学家）与高文厚先生（音乐记者）夫妇俩慕名专程到芦墟镇秋田村寻访赵永明，与赵永明一起生活了20多天，听赵永明演唱芦墟山歌、录像录音，满载而归。此后，夫妇俩又2次登门采录芦墟山歌，在回国后编著出版的《中国吴歌》中，详尽介绍了赵永明的生平与演

唱活动，收录了他演唱的芦墟山歌代表作。

年老了的赵永明，没有忘记培养芦墟山歌的传人，其中芦墟镇文化站站长郁伟是他最得意的门生。郁伟聪慧好学，嗓音响亮，又有文化，与当年赵永明学唱山歌时不可同日而语了。如今，师徒俩已成为黄金搭档，多次参加省、市交流与县内的演出活动。1991年，吴江县首届艺术节在同里镇退思园举办山歌演唱会，师徒俩唱罢一曲新编芦墟山歌《一个甲子两重天》，顿时赢来数千名观众的热烈掌声。1994年春节（正月初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吴歌考察团来苏州考察，赵永明被邀参加演唱，郁伟陪同师傅一同前往，与苏州、无锡、常州的著名山歌手同台亮喉高歌，博得在场的国内外专家同声赞誉。

1997年6月28日，施聂姐夫妇参加江苏省的民间文艺家协会在苏州举办的“‘庆七一、迎回归’江苏省民间歌手演唱会”刚结束，就立即赶往芦墟镇秋田村看望赵永明，在一起合唱芦墟山歌。也只有在这样的时刻，赵永明才忘却了病痛，似乎年轻了几十岁，陡然精神百倍；他的山歌声，也总是那么清亮悦耳，那么激越有力……



一把三弦，几趟开篇，悠闲自得，余音绕梁，这是我对评弹老艺人戚加萍先生晚年生活的想象。然而，当我见到他时，却发现他已步履蹒跚，齿落鬓稀，除了一口纯正的苏州评弹腔，再也看不到半点当年弦上风流，书台倜傥。

毕竟时光东流去，弦已断，词已忘。当

70岁高龄的戚加萍于叹息声中，颤微微拿出年轻时的书台剧照，我不禁也黯然神伤。

戚加萍是吴江评弹团的创始人之一，科本《林子文》熟稔精湛，张调唱腔深得张鉴庭衣钵，表演更是出神入化。林子文、顾鼎臣、毛七虎等书中人物，在他一张口、一投手中栩栩如生，颇受听众的青睐。31年的评弹生涯，他不知受到过多少倾心的赞美。

其实，戚加萍原是开酱油店出身，唱评弹可以算是“半路出家”。28岁那年，著名弹词名家周建平在盛泽演出，见其每场必到而全神贯注，且又是一表人才，当即请人撮合，收他为徒，精心授艺。也就是从那年起，戚加萍开始了他执著追求但又坎坷不平的艺术人生。

仅3个月的学习，天资聪颖的戚加萍就出了师，与师妹徐幼静搭档，跑码头说书。在嘉兴大华书场，一部《林子文·十美图》，当场打响，从此走红。于是，苏州、无锡、常州、杭州、嘉兴、上海到处有了他的码头书场。

1961年，吴江组建评弹团，戚加萍踊跃报名参加。告别跑码头的辛酸历史，当一名出色的评弹演员，为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说好书，他原以为夙愿已偿。但谁知，一场“文革”，书台冷落，“靡靡之音”的批判、唾弃，冷了他的半截心。

“文革”毁灭了一批传统曲目，也摧残了一批艺术家。以擅长张调科本书目《林子文》的戚加萍，和全国

许多评弹艺人一样，不能不重新调整三弦，脱下长衫、旗袍，去住破庙、睡地铺，编唱“革命”的新书。然而，当他呕心沥血编出《三轮车工人》等新书目，一上演，却又莫名其妙地被无情地批为大毒草。

正当戚加萍对评弹艺术心灰意冷的时候，“文革”结束了。三年的“一条扁担两条腿，跑遍全县生产队”，重新萌发了他对评弹艺术的追求。以后的上海、无锡等地的评弹汇演，他的古书又重新登上大雅书台，屡屡获得好评，再现了他的艺术魅力。

可那时，戚加萍已深感力不从心了，但他在哀怨之间，并不减弱对评弹艺术的挚爱。即使退休后，为使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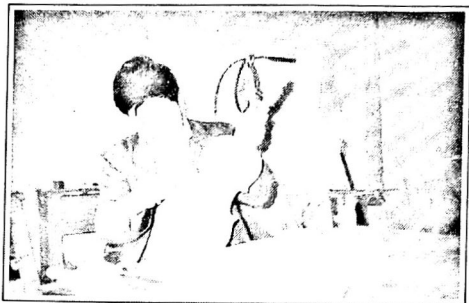


左：戚加萍 右：李荫

弹这朵艺术奇葩再放光彩，在盛泽家中，他常常对上门求教的评弹迷悉心指点。

评弹作为一种说唱艺术，戚加萍感受深切，源远流长的苏州评弹因题材、唱腔等方面很贴近生活、民间风俗和大众的审美心理，它一直拥有大量的听众。特别是《林子文》、《珍珠塔》、《双珠凤》、《三笑》等传统书目脍炙人口，深受人民的喜爱，有些开篇几乎妇孺皆知。建国以来，还创作出了许多优秀的新书目，如《红岩》、《真情假义》等等，充分表现了评弹艺术独有的创造性和生命力。因而，戚加萍也相信它的未来会更精彩。尽管各种流行音乐和艺术流派的大量涌入，对传统戏剧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而作为拥有广泛听众的评弹艺术，虽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但由于其“轻骑兵”的形式和题材的广泛性，仍扎根于人民心中。戚加萍认为人们对传统艺术的暂时的浮躁会在不久的将来冷静下来。

对此，他还解释道，一个艺术家的艺术人生是有限的，但一种艺术的艺术生命是无限的。现在的评弹从形式到内容都在改革，单档、对唱、夹白、小组唱、表演唱形式多样，乐器也不只是三弦、琵琶，还有了二胡、月琴伴唱。这种改革，使评弹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使这门艺术有了永久的生命力。



与古镇周庄隔湖相望，在金家坝镇蚬南村西头溪生活着一位提琴制作师：沈金星。

这一年，他 42 岁。沈金星是一位质朴的农人，我与他处久了才发现他内含的艺气。或许因为他又是做提琴的，反差太大。

他的居家风光很适合提琴抒情：白蚬湖畔，竹木茂盛，流水绕屋，水清清，波粼粼。

但沈金星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农人。自少年时代就与提琴结了缘。1971 年他 16 岁，进入了队办厂，为苏州西乐器厂加工提琴配件。他，正当幻想的年龄，捉摸着：这身边的一堆



木头，一经加工，就成了高雅的提琴，在舞台上演奏它，发出优美的旋律，有意思呀，有意思！于是，手里的活就有了几分神圣感，于是又有了比其他人多几分的勤奋与钻研。他不仅做出了好的配件，还学会了制作整把提琴。

1976年底的一场漫天大雪中，他应征入伍。四度春秋他又复员回乡，但做提琴配件的队办厂已经关闭，只有他那做提琴的梦依然存在。尽管世风浮躁，人们都急忙致富，但沈金星却决定重操旧业。因为他很自信，认为只要提琴做得好，就不怕没有知音。他在家里摆开了场子，开始夜以继日地干，整个身心与提琴融为一体。

他带着自己制成的心爱的提琴走访了几家单位，结果很幸运，一炮打响，这几家单位表示愿意长期收购他的提琴。沈金星受到了巨大鼓舞，从此确立了他称之为自产自销提琴的道路。不久，妻子放弃进社办厂的机会，做他的助手。

正当他的家庭提琴作坊搞得红红火火时，乡里领导决定调他到乡缝纫机台板厂抓出口台板的技术质量工作，为了这一份器重，沈金星虽恋恋不舍，还是放下手中的提琴，来到台板厂上班。他很快胜任了工作，也干出了成绩，但是台板厂那阵阵“机械化流水线”的节奏和噪声，使他这个做惯了精雕细刻工艺的人感到终究难适，天天都惦记那家中声音美妙的提琴，心里总也空荡

荡的。两年后，他递了辞职报告。

再操旧业，再一次亲近，他如鱼得水，得到了充实。谁知，乡党委又决定叫他担任蚬南村党支部书记。又一次推诿不掉，只好上任。在任期间，他着力抓村上的农副工三业生产，但工作之余，还是要做做提琴过过瘾。当了两年支部书记，最后沈金星又辞了职。

1993年，沈金星应一位加拿大客商之邀，到苏州从事提琴制作。虽然那里对工艺质量要求相当高。沈金星以他扎实的工艺基础和独有的天份，深得各方的赏识，他却更加虚心向年长的名师求教，每当有机会接触到国外高档名牌提琴时，他总要捧在手中，把玩不舍，吸收其中精妙。

1996年，沈金星婉言谢绝了加拿大客商的挽留，又回到乡村的家庭作坊，他感到他的制琴技艺宜在这优



美宁静的环境中继续磨练。

沈金星制作的提琴，都是中高档的，大多销往国外，也有一部分被国内艺术院校如上海音乐学院等选用。求琴的人要来，往往人先到周庄，给他打个电话，他就开动自备的挂机船，行1公里，到周庄接人。他就这样简单而又颇具风格地接待着四方来客，来客们惊讶这水乡小村之美，更惊讶这里居然有个提琴制作师。



# 金储之：“血疑”寻宗

丁石



谈起白血病，无不令人惊心动魄、毛骨悚然。据有关资料表明，我国每年因患白血病而死亡的人数仅次于心脑血管类病，而关于这种病形成的原因，至今还是一个谜，几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有一种十分有效的治疗。

而被称为不是癌症的癌症的再生障碍性贫血，几乎与白血病一样，也是一种绝症。患者的痛苦之状和结局，令人惨不忍睹：

骨瘦如柴，形同槁木；浑身水肿，爪甲硬化；眼珠凸突，鼻口流血；临终时的痛苦状狰

狞可怕，使家人往往心如刀割。

近年来，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虽然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已能得到更多的治疗手段，部分病人的生命得以稍长的延缓，但结局已定，宛如判了死刑，只不过是时限长短罢了。

多少病人以渴望生存的乞怜目光注视着医学界；多少病人家属以舌燥唇干的嘶哑声呼唤着“救救我的孩子”，“救救我的亲人”。

华佗何在？神医何在？撕肝裂肺的呼喊，千山万水的寻求，激动着多少接纳过“妙手回春”赞誉的中外医人。

吴江中医院的金储之院长就是在这种激动之中，以无限的怜悯之情和高尚医德，几十年如一日，潜心研治血液病，终于以中西医结合的办法，一次次攻克难关，治愈了许许多多血液病患者，获得了“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科研成果奖，从死亡的边缘线上夺回了一条又一条宝贵的生命。

金储之医师 1919 年出生于吴江平望，他祖籍安徽，曾祖是大木商，而父亲是个读书人，特别喜爱中医。他就是在父亲的感召下，先考入上海中国医学院，后转入新中国医学院的。当初，他对医学并不很感兴趣，特别是觉得中医很难学。但 1937 年毕业后，由于家道中落，迫于上养父母，下养姐妹的重任，他不得不边挂牌行医边自修医学。那是抗战时期，因连年战祸，民不聊生，

传染病较多，特别是热性传染病最多，如伤寒、乙型脑炎、霍乱，所以他选攻热性传染病，几年下来，摸索出一套比较有效的治疗方法，医名一下子传开百里外。

到解放，金储之医师已是全省颇有名望的医师了，并多次参加省名老中医座谈会。1954年当选为江苏省中医学术委员会委员，该年10月，又作为江苏代表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华东中医代表大会。平望成立联合医院，他是创始人，省里在平望举办防治血吸虫病培训班，他又是主讲人。1958年，他的有关血吸虫病肝硬化成因及治疗的两篇理论文章在国外交流中深得国外医学专家的赞誉。如今，他的《血液病的中医治疗》专著初稿，已得到中国医学界许多权威人士的肯定和好评。

金储之医师研治血液病，开始完全是个偶然。1969年，有一个16岁的男孩，在外地医院被诊断为白血病“急粒”，无法医治，回到家中，已广泛出血。当时找金医师也只不过是“死马当作活马医”罢了，然而，具有崇高医德和刻苦钻研精神的金储之医师，在根本不具备任何条件的情况下，收下了这位病人。他一面给病人输血，一面每天亲自去馆子收集鳖血给病人吃，同时给予中药止血。不想，四十天后病孩血止了，烧也退了，人也有力了。病家认为孩子已经痊愈，出院后断了药，夏天居然还让孩子下河游泳。也许是疲劳或感染的原故，不久孩子旧病复发，七窍流血，不治而死。

尽管这病孩最终还是死了，但金医师从中受到了启

发：中西医结合是治白血病的有效途径。接下来，他从一例又一例病人的诊治中，边实践边探索，勤求博采，对治血液病提出“津液不可少，热能不可低，制癌不可缺，净血不可无”的验方提纲，特别是对再生障碍性贫血，在自订金氏定风珠、金氏“再障”滋阴制元汤等常规方药的同时，对危重“再障”，应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提出借助输血图生存后，再采取中药养髓，清潜虚热与凉血解毒，同时注射人血丙种球蛋白，口服维生素C片，食用马兰干等，预防感染。

于是一例又一例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血液病患者重新获得生命，于是一封又一封感谢信、求药函从全国各地飞来。在金医师集几十年心血和经验之精华的医学大书《莺湖医集》里记载的病例数不胜数，即使在他颐养天年的今天，他仍然孜孜不倦，全心全意地为病人服务。

金医师崇尚的为医之道是：“感之以情，晓之以理，操之以廉，治之以效”。他并不注重那一大堆证书、奖状、锦旗，只看重病人的生命，在他的家门上贴有“读书医俗，知常达变”的对联，在他的心里刻着“遵古而不囿于泥古，创新而不失中医药学真谛”。金医师医术高超，待人和霭，一生清淡。他对“再障”病人来者不拒，而对金钱利欲置之身外，他可以为病人提供自家的煤炉、煤球、锅子等，可以为方便与病人联系而自费安装住宅电话，但他绝不会因救人治病的成就，而伸手要什么报答。

他常常告诫自己，要对得起父母，对得起父老乡亲。他说：我的学医是父母给的，我的医术是病人给的。治病救人是每一位医生的责任，从医必须要有善良的心和坚定的意志。







岁月已在她的额头镂刻了无情的印记，从一个 16 岁的女孩到今天远近闻名的痔科女大夫，她手中的手术刀一如岁月那样，也刻出了人生路上道道闪光的足迹。这位女大夫就是当今铜罗医院的台柱子——汪惠珍医师。

每天早晨，汪医师接班后，便开始了繁忙的工作，她先到病房间寒问暖问病情，决不遗漏一个病人，如果时间稍宽，她还和病人们拉拉家常。在铜罗痔瘘科接受治疗的病人，都深深体会到，汪医师的关切让他们感到温暖。检

查病房后，她开始着手给每位病人换药，考虑到不同病人不同的生理特征，她坚持每天给病人换两次药，上午这次必定是亲自动手，这样可以附带检查，了解病人伤口情况，以便及时治疗。

繁忙的工作也很有规律，一般来说，汪医师下午给病人动手术，碰到病人特多的日子，她只好放弃了休息，下班后，甚至晚上都成了她工作的时间。然而，不管怎样，手术半小时后进行常规检查无论如何她都不会忽视。

三十多年的从医生涯，汪医师度过了如此平凡而又忙碌的一万多个日日夜夜。

早在1961年，她选择这一职业时，便有人疑虑：一个漂亮女孩干那脏活能行吗？刚进中医班的汪惠珍从父母那里得知：铜罗的痔科在历史上就闻名遐迩，堪称“江南一绝。”清朝咸丰二年，人称四先生的沈菊香深懂医道，对人的入口（咽喉）与出口（肛门）很有研究，铜罗痔科的独特治疗方法系沈氏嫡传，当时，已加入了联合诊所的沈濂昌医师曾跟其叔父沈茂祥学医，在铜罗联合诊所第一次开设了痔科。为了把传统的医疗技术发扬光大，汪惠珍毅然拜沈濂昌为师，决定和前辈一起进一步攻克“十人九痔”这一常见病的难点。从医后最主要的一关——“脏”关轻松地被她克服了。一次，一位母亲抱着她几个月的孩子来看病，刚扯掉尿布，一股尿液直冲汪医师，她依然笑嘻嘻地给孩子做肛门指诊，

谁知，指头刚伸进，孩子憋不住，又拉了汪医师一身屎，汪医师还是不露声色地给孩子检查好，对于一个年轻的女孩来说，这一步乃是她从医后第一次战略性的胜利。

在痔瘘科，更多的病人是成年人，为了确诊痔疮位置，达到一次性治愈的良好效果，对痔疮出血点根部的判断尤为重要，在一些患者特征表现不明显的情形下，必须在病人大便时进行检查，为此，汪医师常常在厕所内不厌其烦地作随地检查。碰到一些复杂病情，哪怕是半夜，汪医师也要等候在医院。只要病人安全，再累她都心甘。

1987年，日本国东京市的丰原昭代因患复杂性肛门流管而来苏州寻访名医，在多次治疗仍得不到根治的情况下，经朋友介绍听说铜罗医院痔瘘科的名声，他抱着试试看的心里来到这个江南的小镇。为了把中国人民的良好医德和友情同样给予日本朋友，汪医师与沈医师一起，夜以继日地自己研制中药，并为丰原昭代敷贴了十多个日日夜夜。不久，丰原昭代得到了康复，回国后，他把一件凝结着中日友谊的珍贵礼物——镜狮子送给医院。

在改革医疗方法的道路上，汪医师和她的前辈一起，吸取了上海曙光医院的长处，通过反复实践，研制了“有机玻璃手枪”，把原先的缝扎术改成套扎术，并配制了“立鹤生服散”、“复方枯痔散”两个中医药方，使病人痛苦少，出血少，疗程缩短，彻底根除，因而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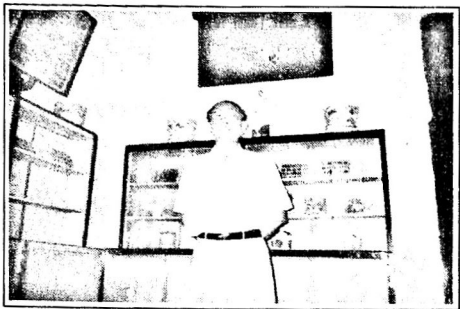
得了苏州市科研成果奖。

汪医师的名气，越来越响，赞誉声、感谢信接踵而至，她多次被评为吴江市先进医务工作者，并被选为市九届、十届政协委员。“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而今，年过半百的汪惠珍医师继续在解除病人痛苦、培育新人的道路上默默奉献。三十多年来，汪医师早已和她手中的刀结下了不解之缘。



# 吴根生：古钱之光

顾永翔



1988年8月21日，江苏、浙江、上海等地的著名钱币学家、钱币收藏家和金融、文博、教育、新闻等方面的来宾，共130多人，会聚在苏州市吴江县芦墟镇的分湖之畔，祝贺中国第一家民间钱币博物馆——“吴根生钱币博物馆”开馆。与会者对馆藏的罕见珍品大饱眼福后无不交口称赞；而且，人们还见到吴根生的一枚金灿灿的一等功军功章，对主人更是由衷地敬佩。

吴根生，1938年7月出生于吴江县杨坟

头村。念过五年私塾。1957年1月光荣参军，成为海军战士。

1965年11月14日深夜，在著名的崇武以东海战中他和战友们一起打沉敌舰“永昌号”，击伤“永泰号”。当时吴根生是756艇枪炮军士长，在驾驶台上用电话指挥着全艇炮手，稳、准、狠地轰击战舰。突然，他感到左腿一阵麻木，知道自己负伤了，还想伸手包扎，但看到多处中弹的敌舰正在加大速度逃窜，他顾不上伤口剧痛，仍然手持话筒指挥各火炮作战。我舰返航时，他仍然身子靠在驾驶台护板上，坚持指挥枪炮手们检查武器弹药，做好再战准备，直至进港。战友们发现他脚下流了许多血，替他包扎伤口，他才放下电话耳机、话筒。

部队给他评了一等功。1967年11月15日，吴根生和战友们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亲切接见，那张合影照片，他珍藏至今。

后来，吴根生成为带兵有方的755艇指导员。1970年2月15日《人民日报》第4版长篇通讯《万里海疆“一对红”》重点写了他的先进事迹。

80年代初，针对一些地方大量熔化古钱币的现象，苏州孙国宝等有识之士发出“死物活用，利国利民”的呼吁，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从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三次“集泉热”。

1982年4月，吴根生转业到芦墟镇，投身于家乡

的建设，长期担任副镇长。吴根生的祖父临终留下一髻古钱（十几斤）。这髻古钱是吴根生热爱收藏的种子。他在工作之余，除了整理祖辈传下的钱币外，就是醉心于集藏各种各样的钱币。

他购买了不少有关钱币的书刊。一次，他从前人的文章中读到：大规模铸行铁钱始于南北朝的梁武帝（萧衍）（523年）。铁钱易腐蚀，铁自身价值又远低于铜，后人往往得而弃之。到哪里去寻觅铁钱呢？

吴根生又从《古泉记考》上看到一则记载：乾隆乙巳年（1785年）大旱水涸，在湖底沉舟内发现大量梁铁五铢。他由此联想到：我们水网地区的河浜里必有铁钱。

从此，吴根生和附近各地的扒螺蛳渔民交上了朋友，向他们购买需要的铜钱铜元和铁钱，告诉渔民不要把铁钱扔掉。他利用节假日走遍了江苏、浙江、上海交界处的二十多个废品收购站。因为废品收购站只收废铜，不收废铁，渔民往往把铁钱随手扔到河里，所以他用废高音喇叭磁铁捆绑在竹竿一端，在附近的河浜里细心划拉，走上几十米。用磁铁在河浜里“吸铁钱”，每有收获。

80年代，土法浇铸器具的铜匠担、铜匠船相当多见。吴根生也去寻访他们，寻觅古铜币。一次在嘉善陶庄乡，他见一农民拎了两串古钱叫铜匠浇铸汤壶。他马上买了新的铜汤壶，换了那两串铜钱。结果从中发现了

珍贵的“刘丽川小刀会”的“太平通宝”和“太平天国”钱币三枚。又有一次在吴江太湖边，他发现铜匠船正在熔毁战国时的铜刀、铜镜等。他就花钱买下来。

现在“吴根生钱币博物馆”里藏有：中国铸币产生以前用于交换的青铜斧、青铜镰、自然贝、人工贝；战国时的刀、布、圜钱；历朝历代的方孔圆钱；清末以来铸行的各种铜元、银元，其中有清代造币厂初制样钱和民国时期的各种稀币；有旧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各家银行发行的不同版本、不同面值的纸币；还有美、英、日、印度、西班牙等国不同时期发行的硬币、纸钞等等，总共有3万多枚（张），计有1万余品种，珍稀品种150多个。

吴根生集藏钱币很讲究配套。他经常对人讲：集币不在稀，力争配套齐，配套攻专题，集齐很珍奇。因此，那些比较难以配齐成套的唐会昌开元、元末农民起义钱、清代各种背文的顺治通宝，在他博集勤收下，逐步齐全。又如南北朝萧梁时期铸行的铁五铢，目前书刊上只有两枚；国家博物馆也缺。而他收藏有大型铁五铢、四字铁五铢、三字铁五铢和其他各种版别的铁五铢共三百余种，可以说应有尽有。他是国内铁五铢最完整的收藏家，被钱币界誉为“铁五铢王”。因此，引得中国博物馆的两位行家远道而来拓片研讨。

吴根生的藏品中有许多可供证史的珍贵品种。例如，1987年他从废品收购站觅得一把战国青铜古镰。



镰身有刀形纹饰，这是国内罕见的。吴根生查清此古镰出土于北芦墟村的新开河。这就为该地的古代史提供了实物史料。



1986年，苏州发行建成2500周年纪念章。纪念章背面图案中的四枚与苏州密切相关的古钱币，就是吴根生提供的。

“古为今用”是吴根生收藏的根本宗旨。他经常与三五同好切磋交流，将研究心得撰写成文。至今发表于专业刊物的有二十多篇。其中与邹志谅合写的《萧梁铁五铢浅析——兼论钱币生命周期》一文获苏州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他撰写的《聚币微言》连载，言简意赅，琅琅上口，给广大钱币爱好者提供了借鉴，在国内外引起了一定的反响。美国《世界钱币新闻》杂志翻译转载了《聚币微言（康熙部分）》全文。

“中国第一家民间钱币博物馆开馆”的消息传开后，香港《大公报》、台湾《自立晚报》、新加坡《新明日报》及大陆《新华日报》、《文汇报》等海内外十多家报刊以及电台、电视台都相继对该馆作了报道。

自从开馆以来，已接待中外参观者2万余人；并几次在上海大观园、南京博物院、苏州沧浪亭举办钱币展览。有人慕名去参观，吴根生总是热情讲解钱币知识，颂扬民族文化；有时还以复钱相赠。

现在他又在花大力气收集民国时期的各种纪念银币。同时，他对书画、文契、印章、玉器、瓷器等亦有浓厚的兴趣。在他的博物馆里也有相当数量的藏品。它们与各种钱币相映成趣，使该馆更显得内涵丰厚，隽味无穷。

对于某些缺乏了解的议论，他在省学术会议上响亮地说：“我图点啥？我的女儿，都没有集币的爱好，更没有收藏的热情。我的钱币藏品最后的归宿是捐献给国家。”

吴江县文管会贺匾上的题辞是对吴根生为人的精辟概括：“爱币如命不为财，嗜古成癖求稀宝。”

# 潘福官：如果飘过一朵云

愚 榭



与潘福官认识，是 1993 年我们编第二本《吴江》画册的时候。一天，办公室突然闯进来一个精瘦的小个子，有一双灵活的大眼睛，他毫无拘束地自我介绍，递上名片，知道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吴江支公司的副经理。他捧出几大本厚厚的相册，那里面都是他的作品，人物、风景、花卉，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使我们这些摄影外

行们叹赏不置。这时候,他的话匣子打开了,略微沙哑的嗓音也提高了八度,对着自己的作品指指点点,滔滔不绝地讲摄影的甘苦和心得,以及某一张照片是如何如何的拍下来的,等等。我们只有瞪着眼睛洗耳恭听的份儿。不过,我们认为,站在面前的是一位对摄影热爱到了痴迷的人。



### 村边有个不知名的湖

编第三本《吴江》画册,已是1995年,我们与老潘已相当熟悉了,自然想请他提供和拍摄一部分照片,他非常乐意。为了拍好指定内容的照片,我和他带着照相器材东跑西颠一个星期,才知道摄影绝不是一个轻松的活儿,很费神又很累人,正如老潘说的,“吃饭也不定心,如果飘过一朵云,马上放下饭碗冲出去抓拍,因为那个景点上有了这朵云才生动。”这次一起外出,虽然未看到他为一朵云放下饭碗冲出去的状态,但吃饭不定心,希望尽快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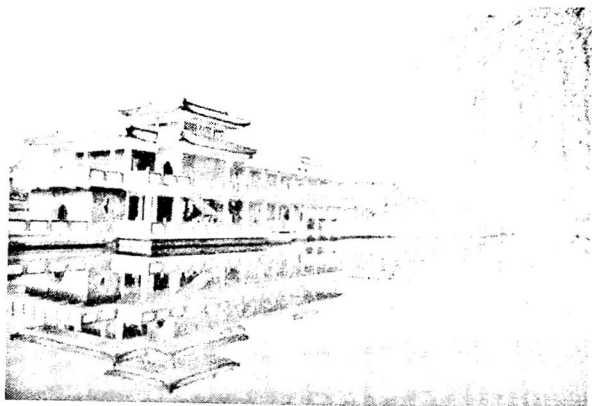
人工作的急迫心态则确实看到了。我为此拟了个摄影苦况“顺口溜”：爬上爬下，风吹日晒；东跑西颠，食不甘味。然而，老潘却觉得苦中有乐，并且乐此不疲。这个道理，套用一句比较流行的话来说，就是“爱岗才能敬业”，热爱了，才能无怨无悔地去干。



### 古城雪霁

老潘又是一个能接受别人意见的人。我这个外行有时也会对他的工作提一点看法，他“虚怀纳谏”，照试不误，居然也有因此成功的作品。现在想想，所谓“隔行如隔山”，我是从美术构图的角度来看摄影构图的，当然也有相通之处，但摄影毕竟不同于绘画，我那些意见对于摄影行家来说，无疑是皮相之见，但他这种从善如流的态度，不正是艺术上不断的进步的基础吗？

摄影属于瞬间艺术,天地万事万物可能在某一瞬间会展示出最生动的姿容,而摄影家就是致力于发现和抓住这最生动的瞬间。这并非轻而易举的事,需要艺术修养、悟性和恒心。老潘是属于那种为了拍一张照,可以等上几小时,跑上几趟的人,他努力使平面的照片能够传递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活色生香”。这是他几十年来孜孜以求的目标。现在,我们看老潘的作品,构思巧妙,构图严谨,也有一定的意境,可知是经过苦心经营,不是率尔为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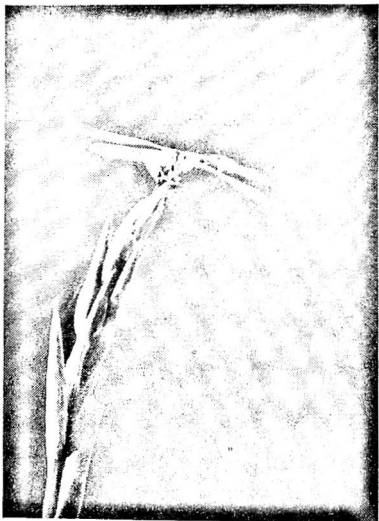
### 春水

我问老潘,你是怎么搞起摄影来的?他就讲起60年代在震泽农村,有一个“跑乡的”个体摄影人,走村串户给农民拍照,那使得一个农家少年着了迷,跟在照相的屁股后面

走不开了，这少年就是现在的老潘。渐渐地，两人厮熟了，少年主动帮拍照人做一些下手活，俨然成了师徒关系。少年第一次按动快门，拍了两卷黑白胶卷，可惜上帝对这位未来的摄影家并不优待，胶卷洗出来后，都成了“雾里看花”，一片朦胧。1970年，青年潘福官参了军，学的是开汽车，但闲下来一有机会还是摆弄相机。后来到司令部开车，司令部相机很多，经常能借来拍摄，他还自制了放大机等器材，搭了个简易暗室，没有任务时，就一头扎进暗室里穷捣腾。渐渐地，小潘拍照在司令部出了名，战友们都愿意请他照相。到了1984年，部队需发展第三产业，首长想到了小潘，让他负责组建军区摄影冲扩部，这使他有了充分发挥特长的舞台，作品一个接一个地在军内外报刊和比赛上亮相，频频获奖。1986年他被编入《中国摄影家大辞典》，中国摄影家协会山东分会、中国人像摄影学会等组织也先后吸收他人会。在谈到自己的学艺道路时，老潘始终不会忘记1988年的香港之行。当时，美国柯达公司邀请中国一批摄影人到香港柯达公司考察一个月，这使老潘眼界大开。相比之下，自己以前简直算不上搞摄影的，方法、思路都太陈旧，差距太大，决心回去以后一切从零开始。佛教禅宗讲究“顿悟”，所谓“豁然开朗，”觉今是而昨非，老潘香港一月，也有点顿悟的味道，从此，他真正领悟了摄影艺术的真谛。

从部队转业回到吴江后，老潘抓住一切业余时间“出镜”，他的作品也更臻成熟。我看到他所摄的水乡的河、

桥、房屋、街道、人物,无不浸透了浓浓的水乡情韵。他把对故乡的爱、对生活的爱都通过光、影、色的调度淋漓尽致地倾泻出来了。我看到,有时,在寒冷的夜色中,在炎热的烈日下,在喧闹的人流里,有一人,手持相机、踽踽独行,突然,他似有所见,立刻举起相机,身体弯成一个“7”字,寂然不动,终于,“咔嚓”一声按动了快门……我想,很多人都有业余爱好,但爱好艺术是一种高雅的情趣。牌桌边,舞场上少了一个玩家,艺术之途上多了一个跋涉者,这个世界就多了一个提供美好东西的人,这就是高尚所在吧。



留



# 朱云云：踏车行

周德华



前几年一天黄昏，我到朱云云家作客，正巧他连续骑了 11 个小时的自行车，风尘仆仆地从宝山回到吴江，怀着满载而归的心情踏进家门，完成他想往已久的对黄浦江和上海浦东新区的实地考察。

在松陵镇朱云云似乎有些“怪”，怪在喜欢东奔西跑，寻寻觅觅。对一个已逾天命之年的中年人不惜去拼体力，图个啥呢？幸而，我俩相稔已久，不难打开他的心扉。

朱云云毕业于南京工学院，学的是机械，

在无锡县工作期间常利用假日到周围乡镇走走，浏览民情镇貌。当时城乡分治，差别明显，而他本人出身于农村，根在农村，千丝万缕的关系在农村，对城乡关系的切身感受颇深，油然产生了研究城乡关系和小城镇建设的强烈愿望。

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城乡，苏南掀起一股小城镇研究热潮，引起了朱云云的共鸣。他一气呵成写了五篇小城镇建设与城乡经济发展的文章，初抒己见。文章分寄三处，其中苏州市委政研室和吴江小城镇研究会都给予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鼓励。而有一位正统学者却不客气地把朱云云的文章退了回来，批之为“既不像论文，又不像散文，也不像调查报告”的“三不像文章”。当时的朱云云并不气馁，执意进一步探索，一方面选择《人民日报》上典型的调查报告为范文，钻研文理，提高写作水平；另一方面，以自己特有的方式——骑自行车考察小城镇，扩大视野，丰富感性认识。

1983年5月16日傍晚，他怀着求教的迫切心情，去二招求见正在吴江搞社会调查的费孝通教授。精诚所至，当他说明来意后，受到费老的热情接待。朱云云侃侃而谈，将自己对小城镇建设的观点和设想和盘托出，费老仔细倾听，不时颌首，颇有“深得吾心”之意。夜深了，秘书几次干预要费老休息，而费老却说无妨，饶有兴趣地倾听。两个多小时的会晤结束时，费老将朱云云送至门口，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谆谆叮嘱他要坚持下去。

1984年，苏州市委邬大千副秘书长在鼓励朱云云的同时，还在具体调查研究方法上给予许多具体指导。当时的于孟达县长等领导也不断给予关心和支持。

于是朱云云的信念益发坚定，每逢节假日他蹬上了那辆旧“飞鹿”驰骋在江南大地上，从太湖之滨到运河两岸，乡乡镇镇、村村落落都留下他的车辙。然后扩大范围，向邻省、市，邻县地区延伸，先后走过上海青浦、金山的商塔、朱家角、练塘、枫泾，浙江嘉兴、湖州的魏塘、西塘、夏甸庙、田乐、荷花、虹阳、桃园、新塍、乌镇、三长、横街、南浔等乡镇，以及吴县和昆山的车坊、角直、越溪、横泾、渡村、东山、西山、木渎、光福，周庄、陈墓、大市、千灯等地，完成了对吴江周边地区小城镇的考察目标。

实行休假制度后，开始远征，把目光扩大到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骑自行车走遍了张家港、常熟、太仓、江阴、无锡、青浦、嘉兴、湖州等地的县城和大部分小城镇；时间也从一两天扩至三四天甚至超过一个星期，他的视野北沿长江，走过自江阴、张家港、常熟至太仓浏河镇的岸线，中及苏州、无锡、常州地带，南抵杭州、嘉兴、湖州地区。举凡苏南浙北区域内的大小城镇都留下朱云云的身影。

他之所以骑车，节约旅费倒在其次，而在于可以自由自在地细细考察，慢慢浏览，路线灵活，时间上有弹性。然而他并非走马观花，也非单纯旅游，而是把社会

当作一本打开的书，细致地观察地形地貌、土壤水文、历史文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中长江三角洲地区水陆交通、城镇建设、经济发展等方面日新月异的变化，是一条实实在在地综合观察社会、增长各方面实践知识的好途径。再则也是一项合适的体能运动，藉以磨练吃苦耐劳的精神。老朱虽然没有魁梧伟岸的体魄，不过长期长途骑车也练就一身“好筋骨”，可以日行百余公里而面无疲劳之感。

1993年3月上旬吴江市十一届人大刚结束，他就抽暇作“浦东接轨”的考察活动。从吴江出发，沿太浦河、黄浦江直至东海之滨，行及青浦、松江、闵行、川沙、宝山及上海市区，比较全面地看到了上海浦东开发和浦西再开发的伟大的历史性巨变，加深了对吴江依托上海，接轨浦东的战略意义的认识。

每次出行并非都是丽日晴空，然而计划已定，即便染有小恙，也坚持出发，栉风沐雨，无所畏惧。有时途中遇暴雨淋成落汤鸡，有时顶着烈日唇焦口渴或冒着大风踉跄而行，有时为了赶路误入叉道遥无尽头，有时天黑了还在施工中的路上颠簸。记得，1991年特大洪水期间，朱云云多次冒雨出门，沿太湖察看水位和主要河道泄洪情况，认为这是考察水情难得的机会。他还风趣地把当天骑车能达到的七八条线路，称为“一日游”，其中走得最多的有“东、西山一日游”、“同里、周庄、角直一日游”、“苏州新区、古城一日游”等。最有戏剧

性的事件是有一次去周庄途中，肖甸湖一带鱼塘纵横交叉，密如棋盘。行了一程，不料陷入恶狗阵中，七八条狗围拢过来，狺狺狂吠，弄得进退不得。眼见周庄在望，朱云云像过河卒子那样，有进无退，沉着应付，终于突围前进。又有一次考察，人车从南浦大桥下过渡进入上海市区时，已经华灯初上，但苦于投宿无着，骑车在大街小巷穿行二个多小时，找了十几家旅馆才落下脚，弄得头晕目眩，方向不辨，险些乎成为上海滩上的流浪汉。

朱云云于田野调查乐此不疲，自诩为“走在城乡边界上的人”。他有一个信念，认为改革开放是一种探索，探索既是历史的责任，也是人生的幸福。探索者既要读有字的书，更要读无字的书，搞社会调查就是读无字的书。他的贤内助徐文华一直在默默地支持他，用她的话来说，只要朱云云过得充实，她自己心里也觉得充实和满足。老朱外出考察回来，一到家，常有热菜热饭和凉茶等着他。

小城镇像块磁石吸引朱云云，而朱云云也象一块磁石吸引小城镇上人们的注意。以情感人，所经城镇的机关或单位支持他，为他作向导，陪同参观讲解，提供书面资料，有时还免费提供食宿。有一次朱云云骑自行车闯进外高桥保税区码头，正在照相时被警卫人员发现上前查问。当得悉他是专程从吴江骑自行车来考察浦东，警卫人员和附近职工十分钦佩，不但不责备，反而热情

地向朱云云介绍起港口规划建设的情况。

真知出于实践，朱云云的知识是实地考察中的亲见、亲闻所得。十余年来积累了大量调查资料，小自吴江本市，大至长江三角洲地区，城镇布局及发展变化，可谓了如指掌。运用这些第一手资料写出有关研究城镇建设和经济发展战略的论文 80 余篇，不少刊载于国家级及省级报刊上，有多篇文章获奖。《治理太湖的要策——开通太浦河》于 1991 年太湖洪水暴发期间写成，很快在省委研究室《参考》上发表，《城市研究》杂志亦予刊出，为中央和省市作出治理太湖的决策，提供了一份来自抗洪第一线的参阅资料。《分湖之水清如许》（与环保局蒋源隆合写）刊载于《中国环境报》上，后获悉该文由上海市环保局推荐给世界银行考察团，作为对上海市投资环境考察的依据。发表在建设部《城乡建设》杂志上的《地产开发与对策》和被收进《今日中国开放城市》一书的《小城镇环境建设》等文章是国内研究地产开发和环境建设的早期论文，外界评价很高。

多年来，朱云云所写的《盛泽镇外向型经济的调查》、《保护水资源、美化水环境》、《城市建设的重要动力——地产开发》、《苏州开发区建设的发展思路》、《开发区建设与老城区改造》、《供水业与小城镇发展》、《城镇体系发展与基础设施建设》等十多篇文章，先后应邀参加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科学研讨会、江苏省小城镇建设研讨会、江苏省公用设施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研讨

会、杭州城市基础设施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苏州市开发区土地管理研讨会、苏州市城镇体系规划建设研讨会作交流。

近年里，朱云云为研究本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构写大量探索性的建议文章，其中《调查研究十要》、《盛泽发展态势和对策研究》等六篇文章，由市委沈荣法书记批示印发各地和有关部门参阅，很多建设性意见受到市领导的重视和采纳。朱云云还多次参加接待到吴江考察的国内外专家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并受到赞扬。



# 陈志强： 筇湖望月可入谜

陶思豫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顾问，贾芝教授，给远在吴江的陈志强写信，道：您对谜语的创作和研究，甚感钦佩……给人一个印象，即处处都可看到引您入谜，您总在别出心裁地悟到一个新谜。

陈志强先生的“别出心裁”，可以从他制作的一个谜面中得到印证。那年，歌星齐秦的名字不时出现在电视、报刊上和广播、音乐书店里，一时成为歌迷们共知的人物。陈志强也加入“追星族”的行列，但他只是出于职业习



惯，欲以“齐秦”为底扣一谜，几天来一无所获，不免有些沮丧。一日，他获知齐秦歌曲磁带《狼》第二辑出版，遂往书店购之。当看到磁带封面歌名录上印有《空白》时，他不禁高兴得跳起来，有了：

谜面：魏赵韩楚燕《打一歌星连歌名》

谜底：齐秦《空白》

陈志强事后称，这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其实，“得来”所费的功夫，正表现在“踏破铁鞋”的精神上。在日常生活中，他的兴趣爱好广泛，下棋、看书、游园、观球赛、听音乐，皆体现出他是热爱生活的人。然与人们所不同的，陈志强用谜语将诸多的生活内容一以贯之，真可谓“生活乃谜也”。

在他的家乡，有一个湖泊，名莺湖。古往今来，众多文人骚客赞叹过这里的美景，留下不少诗篇。有诗云：远近征帆归别浦，高低渔网挂斜阳。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受了诗书的濡染，别开一种文化的气韵。陈志强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将他引入谜宫的不能不提到两个人，一是他的祖父，二是一名叫李叔的人，住在对门，是碾米厂的工人。读过私塾的祖父，给他出的第一个谜是：生在山上吃草，死在竹里藏身。口干石上吸水，说话万里知音（猜一种文化用品）。摇晃着小脑袋的志强在祖父的提示下，终于猜出了“毛笔”。那晚，祖父一高兴，连出了四则谜语。而李叔给他出的谜语，颇富幽默情趣，如“大海怒潮（猜无线电零件名

一)——扬声器(洋生气)”，“排队上厕所(猜外国首都名一)——伦敦(轮蹲)”。30年以后，陈志强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深情地说，“要不是祖父和李叔这两位启蒙老师给我的童年以谜趣，恐怕至今我还是一个灯谜的门外汉呢！”

80年代以来，陈志强对谜语的痴情和成就可以从四个方面得到体现：

——制谜。他制作的谜语在全国几十家报刊上得以发表。《新民晚报》上刊登：象棋激战(猜影片名二)，谜底是《红与黑》《拼搏》，当时反映中国女排风貌的纪录影片《拼搏》家喻户晓，他的谜语正好助兴。

——猜谜。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陈志强参加的猜谜活动走出吴江，猜到了苏州、南通等地，甚至走出江苏，参加上海、浙江、河北等全国性的谜会。如1988年在浙江上虞举办的“全国曹娥谜会”上，来自20个省市以及香港地区的500多名选手，聚会于曹娥江畔，可谓兴会无前，陈志强获“最佳谜手第一名”。1994年，全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灯谜委员会成立，他和另4位同志在保定亮相时，俨然是“代表江苏来的”。

——话谜。就是对谜语进行欣赏、分析和评论。1992年9月，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陈志强的《莺湖谜话》一书。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的同志认为，该书“开了谜语用散文来表达的先河，使谜语这朵文艺百花园中的小花变大了，变得更贴近文学，变得更为大众所

接受。”吴江籍作家吕锦华则“总觉得要猜中那些很复杂的谜面真比写篇东西还难。读了志强的《莺湖谜话》，才知制作谜面更加不易。”她还认为这本书，“记下了志强在灯谜园地中写作的日日夜夜。”接着，陈志强与东南大学陆滋源老先生合作的《笑话谜语故事》一书又出版了。

——传谜。一曰“传播”。前些年，吴江文化馆组织了两届全市性灯谜会，环保局组织的环保知识灯谜大会猜，陈志强在普及灯谜上花了不少功夫，得到了市领导的肯定。二曰“传授”。市老干部局的退休同志，对灯谜很有兴趣，跟志强说，“你帮我们辅导辅导。”于是他便给30多人讲起了课，这一讲还讲出了思想性、文学性、知识性和趣味性，并办起学刊，名《青松谜苑》，会集成册叫《鲈乡晚风》，铅印的。为此，陈志强还当了五年责任编辑，1996年时，他对学员讲，“你们的灯谜水平已不错，我这责任编辑也该卸任了。”

这几年，身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江苏省分会会员、吴江市民间文艺工作者协会副理事长、吴江市政协文史委委员的陈志强，对自称“搞谜语”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他认为“不能单纯地搞，谜语只能是短小的文艺形式”，因而80年代末开始，他有意在散文，民间文学上下了点功夫，在各地报刊发表的作品有100多篇，有些文章收入了《苏州散文精选》，“这样，可以和搞谜语相得益彰。”他说。



在绸都盛泽，周德华被许多人视为怪才。

周德华不修边幅、有时胡子拉茬的，并不见多少飘逸潇洒，但透出文人独有的温文尔雅的气质，十多年来，在全国各类报刊杂志发表了上百万字的作品。特别是，他所主编的 38 万字的《吴江丝绸志》于 1994 年获江苏省方志成果一等奖，该书飘洋过海流传十多个国家与地区，正在发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周德华何以被视而为怪，看看他的行事：为了搜集淹没无闻的丝绸资料，他经常走街穿弄，在某处与历史攸关的雕刻或图案前伫立注目，久久不忍离去；他有时背着照相机翻开枯草荒坟，断墙残垣凝神拍摄；他有时会兴之所至，扣开人家的大门，寻访熟悉地方掌故的老人，一坐而长达半天；为了一点希冀有用的线索，他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上门求索，不怕冷遇。有一次，他在一条小弄堂口偶然发现了一家清末民初的染坊市招，而这招牌上的几个字缕刻在一户住家的楼板上，且因年久日深模糊难认，他征得户主的同意，立即动员几位同事搬来竹样，用墨汁勾出文字的棱角，再将它拍摄下来。其时围观者越聚越多，待到弄明真相，不禁哑然失笑，心里嘀咕“真是吃饱了撑的……”。对周德华所做的一切，人们难以理解，于是以怪目之。其实，这种学人立身行事逸出常格而遭世俗讥谥之事，从来就不鲜见，何止于一个周德华呢！

现在，周德华成为丝绸史专家，吴江丝绸史的活档案，已经没人疑问了。只要有人到盛泽来调查丝绸历史，谁都会说找周德华去。他接待过一批批海内外学者及研究生。但是，周德华并非史学科班出身，他原先是一位机械制图工程师。四十岁以后，渐感目力不济，正考虑着后半辈子的工作，想“充一点电”，增加工作后劲。1975年，中科院研究员赵承泽先生来盛泽调查古代丝绸生产方式，领导上安排周德华陪同赵老调查。赵

老对这座保存完好的丝绸古镇的浓郁兴趣引起了他的好奇。调查结束后，赵老语重心长地对他说，盛泽镇就是中国丝绸的缩影，文化内涵丰富，很值得研究。你是盛泽人，应该为此做点系统的整理工作，为子孙后代留下宝贵的财富。赵老的话深深地触动了他，好象一下子指点了人生的迷津。他想，是啊，他家祖辈三代人从事领投业（丝绸经纪人），也可算得是丝绸世家，自己后半辈子研究家乡历史，说不定真是大有可为呢！这正应了一句时髦的流行语“人生多奇妙”，从此周德华正儿巴经地搞起丝绸史研究来了，而且一发而不可收，“甘洒热血写春秋”了。他回忆这段往事，至今还深有感慨，称赵老是他的启蒙之师，人生引路人。

周德华的研究完全是白手起家，“一无资金，二无设备”。他利用出差的机会，在公事办妥之后去图书馆查阅有关资料。其时“文革”余毒未除，图书馆对读者十分冷淡，宁可让资料尘封三尺也不愿给读者借阅。以情感人，他称二十来岁的青年人为“老师”，让他们动了“恻隐之心”。如此，他积累的资料还是渐渐地多了起来。他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盛泽丝绸发展史料补缀》（刊《丝绸》1983年第1期），拿到这期杂志，他欣喜若狂，如同看到了一个初生的婴儿。

在荒无人烟的小径上，他跋涉着。

功夫不负有心人，机会终于来了。进入80年代，吴江的丝绸工业蓬勃发展，计划编撰一部《吴江丝绸

志》。1986年8月，县丝绸公司经理蔡雪熊找到周德华洽谈编志事宜，聘周为主笔。蔡、周是少年时代的同窗，彼此了解，一拍即合。这样，周德华“鸟枪换炮”，由私修而官修，终于有了一展身手的用武之地。

我与周德华就是在此时认识的。我被盛泽镇党委、政府聘为《盛泽镇志》主编，我们两家主动联袂，决定合署办公，信息互通，资料共享。在人事上也打破藩篱，聘周德华为镇志兼职编辑。数年间，我们一如初衷，“共襄汉室”，终于使镇志与丝绸志两朵并蒂莲、姊妹花共放异彩，同获省方志成果一等奖，为吴江市争得了荣誉。

对于周德华，我有领教。他点子多，心思活，行动快。有时闻声而动，迫不及待，有时心血来潮，行而忽止；有时犟劲发作，驷马难牵。

周德华懂得，资料是志书的生命。

为了取得资料，他呕心沥血，绞尽脑汁。民国十年在日本出版的《中国实业杂志》珍藏于北京图书馆，他专程前去查阅，因是善本而遭到拒绝。其时《瞭望》杂志的一名记者来盛泽采访，周德华陪同，谈起此事，记者说他的儿子就在北京图书馆工作，通过这层关系，将资料抄到了手。上海海关有大量的英文档案资料，周德华手持一位在海关总署当副署长的同学便条前去查抄，海关的文员用鄙视的目光将英文档案放在他的面前，想难倒这位缺少学者派头的不速之客，但当他看到这位特

殊的读者娴熟流利的英文书写后露出了敬佩的神色。连载于《丝绸》杂志1986年9-11期的《E. 罗契的江南丝绸之行》等大量珍贵资料就这样从上海海关流淌出来。

为了取得资料，他冒着严寒酷暑到乡下遍访老机户。有一次，村人看到他在屋前舍后探头探脑，行迹可疑，误将他作为小偷而盘问，直到说明来意，老机户家热情相待，无偿献出日本提花机织的绸样，还有各种梭子、竹箍等，周德华意外地满载而归。

为了取得资料，他确实有点走火入魔了。他多次呼吁要修复蚕花殿，创办吴江丝绸博物馆，并积极地征集实物资料。他从乡下低价收购了一台旧式木织机，机身庞大，无处可放，他央求丝绸中专将机器置于一间教室。待教室有用，机器搬来搬去成为累赘；他又低价从市民手中征购到许多绸样、织物、衣料，但每到黄梅季节过后，必须将这些文物翻晒放置，以免霉变，他不胜其忙，自讨苦吃，遭人笑话。结果，这些文物被送到中国丝绸博物馆和苏州丝绸博物馆借展。

就是这样，周德华靠着“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执着精神，寻觅资料。当然，有苦也有甜。编志工作是政府行为，是功在当代利在后世的积功积德之举，受到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欢迎和支持。寓沪的乡贤杨公度先生赠送了丝织样品送展“纽约万国丝绸博览会”，曾任盛泽商会会长的九十七岁高龄的汪钦成先生乡情淳浓，除了



无私地捐献出大量珍贵资料（如南洋劝业会、意大利多灵博览会上盛泽绸品的金奖照片）外，还特意在菜馆预订了一桌丰盛的筵席，使我们受之有愧，感动万分。“广交朋友”，是周德华工作中的箴言与信条。

《吴江丝绸志》的出版并没有使周德华的丝绸史研究划上句号。他依然充满着生机。他的论文《吴江蚕桑丝绸民俗文化》在国际丝绸文化研讨会上宣读。江苏电视台拍摄的《绸乡盛泽》，他作为顾问与节目主持人。在他的建议下，盛泽小满戏风俗绘成环形壁画展览于中国丝绸博物馆主厅，并由中央电视台拍成电视片。国务院和南开大学经济中心的专家曾到盛泽访问过周德华，听取他对城镇经济和区域经济的见解。

他连续两届（每届五年）被评为《丝绸》杂志的优秀作者。

去年，在退休之后被聘为《江苏省志·蚕桑丝绸志》副主编，赴宁修纂。

前年，他至坛丘农村搜集抗日战争史料，听到隔河的浙江境内个体织绸户机声嘎嘎，忽然来了灵感，掉头去嘉兴桃园乡党委，毛遂自荐，进行社会调查，获得支持，派了党委组织委员全程陪同，走遍村村圩圩。结果，长篇调查报告连载于《丝绸》杂志，对民营丝绸经济和地区丝绸经济有独到的见解，引起学术界的瞩目。

他兴趣广泛。要是在火车上独自念念有词，那准是他在默诵英语单词。他翻译的欧美短篇小说屡屡见诸报

端。

流行歌曲是绝对不听的。但他却是个欧洲古典音乐迷。哪怕是深夜，他也不肯放弃收看电视中的古典音乐节目。

他对评弹不乏研究。对盛泽的京剧票房作过饶有兴致的追踪报道。他成为《吴江报》最有影响的作者之一。

周德华的努力终于得到了社会的认可。现在，在盛泽间巷之间，只要稍涉世事者，都知道有个周德华。他已与盛泽的历史文化融为一体。

周德华要做的事还有很多很多。他已经 63 岁了。他的上空是一片灿烂的晚霞。

# 张海明：无声的译者

沈莹宝



说出来也许难以置信，一个翻译了上千万字科技资料的德语、英语翻译家，却不会开口说一句英语。他，就是苏州丝绸科学研究所的副译审张海明。

张海明出身于盛泽镇，幼年丧父，当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大学，作为外交部储备人才攻读外文系德语专业时，展示在他面前的是一片光明灿烂。谁知道，就因为他在毕业前悄悄探望了已被赶出南大校园的老校长匡亚明，便从此背上了一只不明不白的政治黑锅，被打发

到贫困四川隆昌县的山沟中去教书。

政治上的压力，清贫的生活并未把他压垮，但是久治不愈的气管炎，持续性的耳鸣使他痛苦不已。因为是内控对象，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终于有一天他彻底耳聋了，坠入寂寞的无声世界中。那年他才27岁。

面对残酷的现实，他没有灰心，决心闯出一条科技资料笔译之路。他的第一篇译作是国外热学论文《火焰研究的现状与展望》，为了它，张海明自费去成都，啃着干粮，在省图书馆泡了整整半个月，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当中科院《力学译丛》刊出了他的译作时，张海明笑了，他看到了自己作为一个失聪者生命的新价值。

1978年，南大党委彻底澄清了张海明的所谓政治问题。33岁的张海明终于迎来了人生的春天。从此后，他辛勤笔耕于科技翻译领域，辗转四川、安徽、江苏，默默地为许多企业和科研机构先后翻译了近千万字的科技资料，深得人们的尊重。

在翻译生涯中，他深深体会到仅仅掌握一门德语远远不够，不少设备文件中夹有许多英文说明，英语的使用率远高于德语。为了事业，他决心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以一个耳聋者的顽强意志自学英语。由于无法“听”，他创造了舍弃语音，直逼语义的独特学习方法，硬是靠看语法、拼字母、背单词，一字一词地“啃”，终于“学”会了英语。现在英语已成为他翻译文中使用最多的语种，但至今仍然不会“读”。

张海明在翻译大量技术资料的同时，还翻译出版了世界科技著作《机械零件》、《模锻》、《德国设计准则》以及二次大战史料《戈培尔日记》、奥地利名作家汉德克的代表作《母亲的悲剧》等一百多万字。此外还获得过浙江省科技成果集体一等奖。北京出版社的一位高级编辑后来见到张海明说：“我们被你‘骗’了，想不到你是个文科生，还是个耳聋患者。”

1984年，吴江印染总厂从德国引进了一套涂层设备，中方发觉设备存在技术问题，向德方交涉索赔。德方要求拿出确凿证据。张海明出了一个主意，从德国的技术标准入手，与引进设备进行比较得出结论。张海明协助翻阅了大量资料，提出了铁一般的证据，翻译好索赔文件。以严谨著称的德国人接到同样严谨、有力的索赔文件后，放弃了打官司的念头，希望中方撤诉，并按规定赔偿了3万元。

耳聋了整整24年的张海明渴望回到有声世界，更好地发挥他的才能。北京同仁医院决定为他作“人工电子耳蜗植入”手术。当他为20万元的医疗费用为难时，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助之手。现在捐助工作还在进行中。

祝愿张海明早日重返有声世界。



阮赢洲这个名字听起来意味博大，你或许想象不到，他只是震泽镇上一个个体户，一个十几年如一日蜷曲蜗居在斗室里摆弄电子电器产品的个体户。一个曾被人笑称“神经有点不正常”的小人物。

不过，他家灰暗的石灰墙上高高排列着的专利和获奖证书，似乎又在向来者诉说着他平凡之中的不平凡——

1986年以来，他在电子电器领域有过近30项发明，其中10项获得国家专利局颁发的专利证书。他发明的“两用转向天线”和“高灵敏远红外接收装置”专利技术，已转让5家企业投入批量生产。

当笔者向同去的震泽镇组织干部问起阮赢洲的出生年月时，已“知天命”的他竟被问住了，顿了一下才说：“我去查一查，查一查。”也许是刚从“电器堆”中钻出来，他一时没反应过来吧？

讲到发明，讲到专利，他的话语多了起来，虽不太流利却实实在在。他还不时地取来专利证书、合同文本，以及自己发明研制的天线产品，为他的口头介绍作注解。

看上去，他像是“敏于行而讷于言”的人，只是，他的“敏”也仅限于电子电器。

他十几岁就喜欢上无线电技术，初中毕业后进晶体管厂工作，一干就是十几年，后来企业效益不好，他辞职搞起家电维修。我国实施《专利法》后，他感到，搞电子电器开发研制，不仅合自己“胃口”，也跟得上形势，对得上政策，于是，便义无反顾地干起来了。

发明创造，说起来好听，干起来谈何容易！他从1986年搞到1988年，3年时间一无成果，失败和教训倒是收获了许多。痛定思痛，他发觉自己是“思路复杂化”了。于是从简，从生活中人们的点滴需要出发，开掘电子电器产品新天地。

换个思路天地宽。他的发明很快成功了。1991年10月16日，他的首项发明——“遥控无线定位（显位）转向控制器”被批准获国家专利权。此后，“两用转向天线”、“高灵敏远红外接收装置”等发明也相继获得国家专利证书。一些厂家慕名而来，与他签订合作协议。“两用转向天线”既可室内用又可室外用。而“高灵敏远红外接收装置”则解决了一般红外遥控对角度、距离要求较高的问题。

阮羸洲不无遗憾地说，他的第一个发明属国内外首创，若产品生产出来，用户用起来很方便。但由于生产过程较复杂，至今没有一个厂子敢接收。他表示要继续完善这项技术，并自己把它试制出来。

“搞发明，关键要有毅力，能坚持，不怕‘跌跤’，在哪里摔倒，就在哪里爬起来。”看来，他对此体会颇为深刻。他说不清自己跌倒过多少次。

他对未来充满信心。对他来说，发明是职业，也是事业。他不会放弃。

他的居室显得杂乱无章。也许是条件所限？卧室和工作间是合二为一的。他的住处，与其说是住房，不如说是一个电子电器生产车间兼仓库，或者更确切一点说，是一个手工作坊兼“杂货铺”。

他说，这是“祖上”传下的房子，比他的年龄要大得多。这是他家唯一的“不动产”。为了搞发明，他还曾欠过一些债呢！



他的生活似乎过于简单。明明是在自己家，却要过一种“旅途”般的生活：说不清是书桌、办公桌抑或是操作台上，放着几包速食的饼干和方便面。

组织干部介绍说，他的生活习惯与别人不大一样，晚上工作，白天休息。对此，他笑着解释：他的大脑在晚上10点至凌晨2到3点最为清醒和活跃，他要充分利用这段时间。他还说，最近因身体不好（糖尿病），“夜车”开得少了点。

他家只有两口人。老母亲70多岁，退休工人。他与母亲相依为命。他曾经结过一次婚，一年之后，因合不来，离婚了。他说不想再婚，有生之年，要集中精力再搞点发明，研制点新东西。起码，要把第一项发明的产品搞出来，对自己对社会，都好有个交待。

他有一个妹妹叫阮云华。他与她最大的一次“来往”竟也与他的发明有关。那是在他屡试屡败之后，也曾一度灰心丧气，便心血来潮与妹妹商量，用她的名字去申请专利，碰一碰运气。

其实，他也知道，成果不是碰运气碰来的。

阮赢洲是比较适合埋头拉车的那一类人，但现实告诉他，不抬头看路，很可能就会把“车”拉到“死胡同”里去。从他选择发明新产品新技术到申请专利，再到保护专利权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无一不向他证明着这个道理。

除电子电器专业知识，政策和法律成了他工作的必

修课。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至理名言，他体会得真切。

他给我列举了一个例子：

有家乡镇企业接受他的技术转让，生产“两用天线”，合同订下后，转让费却迟迟没有动静。多次催付不见效果，他只得诉诸法律。厂方动用了多方面的力量，还请来专职律师，对付他这个“单枪匹马”的个体户。尽管他在与他的“对簿公堂”的过程中心情稍有紧张，但他最终还是胜诉了。厂方主动向他道歉，并付清了该付的款项。

他感谢政府，感谢法律，感谢为他主持公道、给过他帮助的人。

他尝到了知法用法的甜头，他还要继续学，更好地学，为了他的发明能继续不断地搞下去。

是啊，阮赢洲还想发展。

他要兑现自己许下的诺言。

# 沈大元：不惊的水湾

陶思豫



外地去北庠镇东浜村的人渐渐多了，过了几年，有一位叫沈大元的能人被发现。

出生在东浜的沈大元，11岁时迁往浙江省浦江县读书。因他的父亲在那儿干着国家工作。少年的大元，踩着芳香的泥土，走在弯弯的村道上，恋恋不舍地离开家园。

大元对未来的憧憬是甜蜜的。他很珍惜这次转学的机遇。在浦江中学，他是班上的学习

标兵，一下子担任数学和俄语两门功课的课代表，这恐怕打破了某种惯例。大元勤奋好学，立志当一名科学家。

1965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浙江大学数学系。已成长为青年的大元，似乎找到了通往科学殿堂的大道，只要他沿着这条道路前行，理想会变成现实的。这时，他踌躇满志。

但是，我们从接下来的一场政治运动波及到大元的家庭这件事上，可以领悟到什么叫命运不济。由于家庭出身的株连，大元被遣返到原籍东浜村。父亲含恨而死。

沈大元在这场政治风暴中太渺小了。那时，有千千万万个家庭重复着类似的悲剧。大元的心与大地同悲。

他又成了一位农民。东浜村田头的油菜花灿烂如故。他见到了故乡的天，故乡的水，有一种莫名的激动。阡陌上留有大元少年的足迹，上面正长满了芳草。

“东浜，我永远属于你。”大元深情呼唤。

经过这场变故和遭遇，他一下子成熟了。这位戴着眼镜的小伙子，决心细细地体察生活，做一个好农民（在这点上，他开始了与昔日幸运同学的不同人生道路，许多年后，同学们有的成为科学家，大学校长、工程师、企业家、政府官员）。

大元觉得，农村的天地其实很广阔，农家的劳作很美。对于稼穡之事，他会虚心地向老农们求教。如城里

人避之不及的脏活、累活，他总是抢着干。甚至，他还于农事之余，学会了裁缝。

沈大元以沉默的方式，拥有着自己的一片水湾。

山河飘絮十年老，黎庶创业百世艰。

90年代初。沈大元再度萌发一个科学的梦想。于是他从芦墟胶木厂租借20平方米平房；从北库镇借来4万元，加上自己借的3万多元。

沈大元要搞一种化纤油剂的新产品。当时，国内化纤厂所用的化纤油剂，绝大部分依赖进口，价格昂贵。想自行开发以替代进口长国人志气的事业，一些国有大中型企业早就开始干了，如一家有名的化纤厂投资1500万元用于研究开发，可许多年过去了，仍是毫无进展。南通、萧山等地的厂家也曾磨拳擦掌，结果都以失败告终。

沈大元不信，中国人就开发不出这种产品？他要到外边走一遭。他去了全国主要纺织行业的科研院所。这些出访，使大元的脑海中浮现出两条曲线：一是油剂合理配方的大致趋向，二是国际油剂科研的动态。之后，成立了一个科研攻关小组，大元自命组长。经过半年多的刻苦攻关，1991年4月，新产品经辽吴化纤厂试用获得成功。

这是一个莫大的喜讯。

当我来到早在1992年初从芦墟迁回北库镇东浜村

的工厂，听着大元的介绍，不禁对三点东西感到不可思议。

之一：投产不到一年时间，除去成本，获得了7万多元利润。此后，效益成倍增长，到1996年底，共为村集体创造利润700多万元。然而，还不得不加以说明的是，这些效益的获得，除去生产流动资金的增加以外，并没有扩大生产规模，因为，直到目前为止，东浜人只需派出十几个劳力，每天在车间捣鼓两三个小时。如果按照商品生产的规律，东浜人只用了 $\frac{1}{8}$ 左右的时间来赚钱。同时，他们的产品只卖了国际价格的一半左右。因此，无法想象，倘若增加点投资，再延长点工作时间，适当提高产品的价格，这个化纤油剂厂的效益将以怎样的速度翻番。

之二：在简陋的厂房内，只有一台反应锅。它是花了6000多元钱从一家大厂的弃物堆中被请回来的。大元和几个人自行改装一下，居然很实用。反应锅附近摆的是几桶化学原料。仅此而已。

之三：我们通常理解的工业化大生产出来的产品，总是具有通用性、普遍性的特征，但沈大元的魅力正在于把产品搞得个性化了。在国际上，这叫“柔性产品”。它能适合于不同厂家的实际需要。关于个性化产品的生产，全部在大元的秘密配方中，如一位经验丰富的老中医，只要稍微改变一下中药的成份，便是一帖新药。湖州有一厂家在试用了该厂的产品后，感到性能大大优于

进口产品，已是喜出望外，只是还有一点不尽完善之处，他们再三请求百忙之中的沈大元帮助研究研究。大元说好，研究两天吧。结果，一个最佳的配方又成功了。大元给我们介绍，将盛载这油剂的油桶内遗留的残液，滴几滴到传统的丝织机的某个部位上，织出来的布可大大减少次品，且色泽光亮。

我们纷纷对东浜的前景表示出不可估量的情绪。大元却很平静。尽管，经用东浜村油剂后的化纤产品，已用上了飞机安全带、火箭头，在厦门的一次纺织行业会议上，他透露了一个东浜人的产品之后，常有全国各地的客户来联系生意。但是，大元觉得，这一切，还只是做了一个小小的试验。

沈大元的才能引起北厝镇党委的充分重视。

1995年5月，镇党委决定，由沈大元担任东浜、港上两个村的党支部书记。此前，他还兼任着新珠村的企业法人代表。

这在当地还是个先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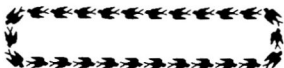
由于沈大元这位功臣，东浜村很快走上了富裕之路。全村人均收入由1990年的1014.50元提高到1995年的4011.96元。这几年，东浜村里喜气洋洋。村民们喝上了自来水，通了公路，孩子们读书有了新的课桌椅，老人们有了养老金……

他的另一个肩膀上还担负着港上村。上任时，村上有

170 万元债务，但不久，该村也开始传出隆隆机声。1996 年，港上村仅电焊机厂和集束剂项目就创利超过 30 万元。

在新珠村，沈大元为新珠村倒闭的企业恢复生产，专门生产乳化剂。1994 年 10 月投产的乳剂厂，次年利润 45 万元，1996 年超 70 万元。

沈大元，这个个子不高的人，肩起了一方重担，同时又要踏上科学研究的征程。







都说姑娘心灵手巧，有的人巧在精心装饰自己，有的人巧在打扮孩子，而鲁桦巧在与她朝夕相伴的丝织机上，用她那双灵巧的手，一分钟能用比头发丝还细的真丝打上 32.13 个结，比 1983 年的全国纪录 23.5 个结还多上 8.63 个，到过丝织厂的人都知道，打结操作要求“一结两剪”，结子头不超过 3mm，而且要一样长短，打一个结需要 5 至 6 个动作，纺工部把合格标准定为每分钟打 12 个结。对丝

绸操作工来说，这是一项基本功，提高了打结速度，即提高了操作速度，提高了产品质量。从此，“打结大王”的桂冠理所当然地落在了年仅 23 岁的鲁桦头上。

鲁桦，从小生长在绸都古镇盛泽，初中毕业就进了吴江新联丝织厂。或许是从小耳濡目染的缘故，当她踏上拈丝车当了一名拈丝工，她就暗暗下决心要做机械车的主人。矮矮的个子，见人总是那么淡淡一笑，丝毫不引人注目。渐渐地老师傅发现，一上班，车前的准备工作就有人做好。在操作时，一双有神的眼睛盯住老师傅的手。渐渐地鲁桦月月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在一次厂召开的操作运动会上，她拈丝夺得了第二名。于是，人们在姑娘中认识了她，依然是那小小的个子，淡淡的微笑。终于有一天，女友们发现了秘密：爸爸吹哨子，妈妈看手表，鲁桦在家里练打结呢！

不久，还在全厂流传着“父亲奖女儿”的新闻故事。那是鲁桦在厂第十三届操作运动会上获了奖，回到家，全家人都十分高兴。鲁桦却说：“才得了个厂第一，算得了什么?! 夺得县、省操作运动会第一名那才叫第一呢。”父亲为女儿追求事业、奋发向上的积极进取精神所感动，当即对鲁桦说：“年轻人，应该对事业有所追求，永不自满。从今天起，全家的家务我们包了，只要你能夺得县、省操运会拈丝、打结第一名，我奖你一百元。”从此，她手上只要空着，就练。有一次，母亲让她照看一下饭锅，鲁桦满口答应。但当母亲上街回来

时，揭开锅盖一看，饭全糊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鲁桦在工友们和父母支持帮助下，终于以精湛的技艺，获得了县操作运动会单项打结第一名和拈丝第一名。为此，鲁桦的父亲果然奖给她一百元奖金。

俗语说“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1986年，在吴江丝绸操作比赛中，她又以平均每分钟打31.33个结的优异成绩夺得了全国单项打结第一名和拈丝比赛第一名。接着，鲁桦在苏州市举行的真丝打结技术交流表演赛上，以平均每分钟打34.17个结的优异成绩，夺得第一名，刷新了由她创造的每分钟打31.33个结的全国真丝打结最高纪录。她获得了省新长征突击手的称号。

唯有不满，才有追求。为了参加省丝绸操作运动会，鲁桦将姑娘们用于娱乐的时间花在练习打结上，她在厂里练换筒子，业余时间练打结。为了提高多打半个结的速度，十遍、百遍地练，手酸眼花，手指裂开了道道口子，鲜血染红了长丝，她贴上胶布再练，终于练就了一套独特的打结技能，平均每分钟在30个以上。最高的一次在一分钟内打了36个结。

1989年她被评为全国纺织行业劳动模范。



## 一、翘首以盼

1995年12月25日，吴江市华盛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顾秦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投去一份饱含激情的裁定申请书。然后等待。

1996年元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通知，特请顾秦华赴北京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申辩。法律的圣坛将要以其不可超越的权威鉴定他的学识和胆识。

这是他所希望的。

他明白，此行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他所代理的那个案件能否“重见天日”，更在于：如果他的申辩够得上被认定在理论上成立、实践上可行，那么，他这个小县城等级的年轻律师便为这个国家的法律填补了同类案件不能结案的空白。

一个星期后，他回到吴江。他在北京吐尽了自己的言辞，怀着一种轻快感又进入期待。

次月的第一天，他得到了北京的回复：简单地说——他成功了！而且他那个于1993年被某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中止审理的案件，将依据他的申辩所形成的新方案，由原某市中级人民法院恢复审理。他成了第一个享用自己成果的人。

获悉这一消息的当晚他陷入了深长而重滞的回忆之中……三年了！他几乎是在别人认为没有希望的现实中苦苦求索，这一成功更像是毅力的回报。

他自信地拿起电话打给原告单位负责人，说：“……我敢提前告诉你，三年前的那个官司，你们要赢了。”这个电话把对方惊呆了，因为大家几乎把这件事给忘了。但是，顾秦华却没有忘记这个因此案而濒临倒闭的企业。

## 二、事情的发生是这样的……

四年前的一天，顾秦华接到下列（简述）的一个案子，担任了该案原告的委托代理人。

1992年4月，原告甲公司与被告乙公司共同派员到海南省海口市丙公司进销价值570万元的货物。联营协议约定双方各出资50%，甲先将资金汇入乙公司，由乙出面带汇票南下进货。甲汇200万元入乙帐后，乙连同部分自己的资金带往海南，付款285万元（总购货合同订货价值570万元）。

然而，丙只提供了一部分货物便中止，而且没有退回余款。于是购方发现受骗。甲、乙向公安局报案并得以受理。检察院1992年7月28日以诈骗罪批准逮捕丙公司骗犯。但该犯至今仍在逃。

按照甲乙双方的有效协议，应各半享利、各半承担损失。乙方应退还甲方约100万元，余数要看能否追回案犯再定。然而，乙方没有同意协商方案。

此案并不复杂，但为什么几经反复，直至交到中级法院，一再周折都不能解决而最后被判“中止审理”？因其案中有案。程序规定“先刑后民”。在刑事案和民事案相关的审理中，要先结刑事案后才可审结民事案，那么，本案的诈骗行为属刑事案，完成后才能审理甲、乙的经济纠纷的民事案。顾秦华没能说动法院“具体情

况、具体分析。”

他在一切可能的奔波和解释后陷入迷茫：抓住罪犯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而公安局认定不可能撤消刑事案。遥遥无期的等待意味着什么？这与法律的倾向不符。

职业的使命在他身上酝酿成了越来越强烈的冲动力，他千万次独自提醒自己：我的观点是对的，我应当坚持到底，人不能没有一点精神。

在“中止审理”之后，顾秦华仍然设法以各种可能的途径说服法院接受他的观点。这时候，他实际上已不是单纯站在原告利益的立场上了，而是站到了完善法律的境地，让少一些的人们再经受他这般的无奈。因为，连同原告本身也已失去了信心。

……两年过去了，所有知情人失去了信心。最后，所有能够为他的观点向法院“再说说”的人都说：请您再别提这个案子了。

### 三、浪谷——有力的起点

怀着情绪上的亢奋和心态上的低冷，他向受理此案的中级法院领导人写信，至此作为他在这一层次上的最后努力。

尊敬的X院长：

您好！百忙中打扰您。

我代理的……联营纠纷案，于1993年10月被裁定

中止审理，原因是本案涉及一起诈骗案（详见申请书），然时至今日该诈骗案根本无结案的可能，如需待该诈骗案结案再审理联营纠纷案，该纠纷案近几年内根本没有可能再审理。即使若干年以后再来审理此案，可能也不再具有实际意义。我以为，此联营纠纷案有其特殊性，与一般的“先刑后民”案件应该有区别，因为联营双方内部并无诈骗案发生。此案中止审理后，原告的经济损失天天在扩大，原告的职工天天企盼着能由贵院作主追回应收款，以挽救其濒临倒闭的企业。因此，我作为原告的代理人，想起此案，心中就感到沉甸甸的。干了十年律师工作从未找像您这样的法院领导汇报案情……万望您能重视。此致。

崇高的敬礼      吴江华盛律师事务所 顾秦华律师

1995年5月31日

没有一点音讯。但这已经不使他不解。

这期间，原告方甚至自认倒霉，说“不行就算了”。

这话使他感到酸楚，只放在一边。他开始往该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熟人和专业人士讨教，多次当面和书面交流自己的观点。有人支持他，但那些人感到这个问题恐怕非最高权威莫能解释的了。

北京！

他将这一个平素常见的词当成了唯一的希望和最后的公正所在。



于是就有了文章开头的书面投诉，然后出现了他盼望的成功——使命感助成的结果。

#### 四、“并非偶然”和“最新起点”

1996年5月13日上午9:00,原“中止审理”的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上级指示精神,重新组成合议庭开庭恢复审理。人们为顾秦华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所感动,为其学识和胆识所折服。这样的“无期”案能得以重审,同行们“从未听过”,而且被告单位在判决后对顾秦华说“佩服!公正!”而且表示积极付款给受损失的原告。原告将因此挽回至少108万元的损失。

当该案判决以甲方胜诉时,法院的新的工作人员和一些关心此事的人在打听顾秦华的身份。而他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党员成长起来的律师。综合素质使他作为律师获得了基本的声望,加上他的个性色彩表现出不同一般的才智,这使一个年轻人在他所服务的行业中做出了成绩,也表现出了他人格的魅力。

于是,在1996年下半年,他响应了国家律师制度体制改革的号召,放弃原先由他辛苦主建的华盛律师事务所的各项优越条件,要只身试一试律师个人的能力在现今条件下的天地,重新在吴江打出了民营的“震宇律师事务所”牌子。值得一提的是,他原在单位的副主任也随同重新起步,另外一位律师朱全明(原省司法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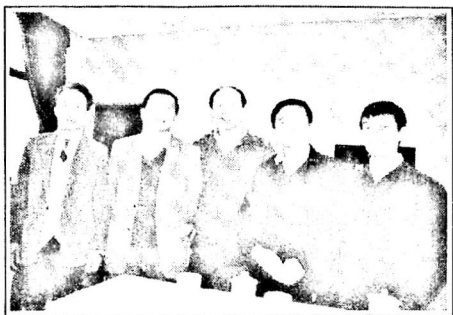
基础教研室主任，1994年至吴江工作）也辞职一同创业。

“虽然重新起步很艰难，”顾秦华自信地说，“但只要是往前，顺着时代发展而进，就能感受到人生的乐趣，就能为社会尽更多的责任。”

在新的征程上，那一件令人敬佩的案子，既是他最大的成绩，却又成为他再度起步的基本标准线。因此，人们会对他现在所主持的这个新的民营律师事务所有着更美好的期待。

顾秦华心里十分明白。





丁小马（右一）与陈宝庆（中）等老球友在一起。

走在大街上，便很快被人群湮没，因为他实在太瘦小太不起眼。

在吴江为数不算少的乒乓球爱好者中，丁小马却是小有名气，甚至可以说是口皆碑。

丁小马，退休工人，已经 55 岁，实在也已是个“老马”了。现在市体委少儿体校做“编外”教练。

市体委的同志这样评价他：吴江这几年乒

乒事业蓬勃发展，丁小马有不小的功劳。

## (一)

说起来，丁小马与乒乓球还有一段不浅的缘份呢！

早在松陵镇中山街小学读书时，他就对小小的“国球”着了迷。它的洁白、轻盈和羈傲不驯，常常令他充满遐想并产生一种征服的欲望。

技艺，在磨练和切磋中不断长进。1960年，刚刚初中毕业的丁小马在全县万人乒乓赛中一举摘下桂冠。省体委教练来吴江挑选运动员时，一眼看上他和陈宝庆。最后陈宝庆去了，而他，则因“个子太小”等原因留了下来。如今陈宝庆已从国家队退役。而丁小马虽说走的是另外一条弯弯曲曲的人生轨迹，却最终没有离开他心爱的乒乓球。

生活是严峻的，也是实实在在的。留下来的丁小马不得不为“吃饭”问题四处奔波。他当过农民、工人，还开过汽车，跑过供销。无论在哪里也无论做什么，他的眼前时常闪现着小小银球飞舞的身影。每当讲起自己和队友们参加全省比赛为吴江争得冠军，讲起吴江曾被省体委命名为“乒乓之乡”，他总是显得眉飞色舞。

丁小马做了一个梦，梦见吴江再现万人乒乓赛辉煌场景。

他又开始悄悄练球了。书刊、报纸、电视、球友，

都成了他的老师。岁月流逝，他的球技球艺日臻成熟。

## (二)

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1992年，市体委为充实师资力量，聘请丁小马为少儿体校乒乓球教练。他终于又有了用武之地。

按规定，他每天下午教课4小时，可他总是从早到晚归，还不惜搭上节假日。除了大年三十和初一有两天全休，其余时间他每天都与学生和球友们共同度过。丁小马的报酬比“在编”人员低得多，家庭经济也比较拮据，可他从未向领导“要求”过什么。他说单位也有难处，领导看得起他用他，怎么还好意思提条件？尤其是那些可爱的孩子还有他们的家长，对他寄予厚望，他再苦再累也不能亏待了他们呀！

家长喜欢把孩子送到丁小马这儿，孩子们也都乐意在他手下学球。

丁小马教学生打球，成功的第一要诀是跟孩子们“合得拢”。他爱孩子，摸透他们的个性，根据他们的特点因“材”施教。学生中最小的只有5岁，刚入校时连球拍都不会拿。丁小马不是马上教他们“上马”，而是先给他们讲故事，讲与乒乓球有关的事，然后让他们看球，看大一点的孩子如何打球。直到他们看得眼馋、手心发痒，跃跃欲试。丁小马颇为自信地说，这时教他

们学球，效果最好。

乒乓球，你看着不起眼，学起来可不是件简单的事，更何况是那些少不更事没有常性的孩子！

教孩子打球，就像在一张白纸上练字，一点一横一撇一捺都有讲究。丁小马做得有板有眼毫不含糊。从握球拍、站位，到板上弹球、对墙弹球，再到跑动弹球、跑动停球，直到挥拍、接发球、搓球，每一个动作他都要求规范、协调。丁小马认为：3岁看大，7岁看老，学乒乓球最重要是开始的时候。

社会上一些球友喜欢到体委来与丁小马切磋技艺，他总是笑脸相迎，热情相待，还鼓励孩子们与大人对打，一争高下。孩子们觉得很过瘾，也很积极，不知不觉中，他们的技艺又有了长进。丁小马感慨地说：“我得感谢这些球友呢！”

丁小马有一手粘贴球拍的好技术，他常常自费买来胶水，为孩子们将球拍底板上粘贴胶皮，孩子们都说，丁老师贴的球拍打起来特别舒服。孩子们口渴了，他也常常给他们买些饮料。

春种秋收，丁小马的付出终于获得丰厚回报。

1994年以来，他的学生王海燕、童亚萍、王春、陈华等先后在苏州市中小学乒乓球赛中，为吴江争得个人第一第二、团体第一第二，还在江苏省中小学生学习比赛中获得好名次。

### (三)

现在，丁小马除每天教市少儿体校的 24 名小学员打球，还尽量抽出时间去镇上的中心小学，辅导那里的“小球迷”。他说，教委有规定，中心小学每年都要参加全市比赛，他们师资不够，我去帮帮忙，应该的。随着全民健身运动的兴起，大人们来请他辅导的也不少，对此，他总是有求必应。

对未来，丁小马充满信心。

他还要继续教孩子们打球。眼下，想把孩子送来学乒乓的人更多了。对孩子们来说，打乒乓确实有很多好处，不光锻炼身体，对大脑也有良性刺激，还可训练全身的协调与灵敏度。丁小马不无自豪地说，他这么大年纪了，身体和精神还这么好，反应也蛮快，跟打球很有关系。他一般不去看病，有点头疼脑热的，一打球就自动好了。

“当教练打乒乓，既教育培养了孩子，又活动了自己的筋骨，何乐而不为呢？”当有人赞扬丁小马为乒乓事业孜孜不倦无私奉献时，他乐呵呵地说上一句这样的话。



1997年5月1日，张再良在修剪古三角枫树桩盆景。该三角枫树龄已超过千年。1993年从安徽省九华山求得，栽种四年后，生长旺盛。

张再良，浙江海盐人，生于1942年，从小就对植物生长、奇石异景怀有浓厚兴趣。自1984年筹建吴江市平望镇莺湖公园起，更加酷爱钻研花卉盆景，尤其是师从中国盆景艺术大师朱子安先生的12年后，更是匠心巧思，耕耘不止。先后有5件作品在中国第二届花卉博览会，中国第三届杜鹃展览会；首届中国国



际盆景研讨会；海峡两岸名花盆景研讨会；走向世界中华杯花卉盆景大赛等活动中获得佳作奖和一、二、三等奖，多次受到陈慕华、程思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成为吴江市园林花卉盆景协会副秘书长，江苏省盆景、根艺、美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盆景艺术协会会员、理事，1997年1月出版的《中国奇石盆景根艺花卉大观》全国名人录上刊有其照片及简历。

作为平望镇园林绿化管理站主任，镇政府绿化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张再良内心对精神文明建设、社会文明程度抱有深深的责任感，并转化为对事业的执著追求。为了提高自己的艺术素养，制作高质量高品位的作品，



1988年，张再良与中国盆景艺术家朱子安为吴江园林花卉盆景协会讲课。

除从名师为徒，多次跋山涉水、在大自然中捕捉灵感以外，还两次进大专院校接受园林、园艺专业训练。因此，观赏他用石笋、泥土、树籽育出的微型真柏，榔榆制作的水岸盆景，山岳突兀、峰回路转、山坡起伏、绿草如茵，尤如轻舟临波于巨川大江之间，令人心旷神怡，陶醉于祖国的山川美景之中。

平望镇莺湖公园有一个名曰“翠庄”的院落，不到1000平方米的天地里，摆满了一盆盆采用各类树桩制作的造型各异的盆景在院落的西南隅，有一盆采自安徽九华山的三角枫。原本是高约1.6米的半截三角枫树皮，经张再良精心培育竟然扎根成活，树皮上沿绽出迎风摇曳的枝条，吐出的三角状枫叶嫩绿诱人。从形似干枯、千丝万缕的皮纹推算，树龄已超过1000年，饱经山间野兽侵袭、风雨雷电的痕迹依稀可见。曾有单位欲以重金10万元购买，都被婉言拒之。

在张再良眼里，世界必然是多姿的，也应该是完美的。在这种理想的驱使下，他创造的世界虽然常常限于一盆之内，很小很小，而所能包容的东西却实在太多太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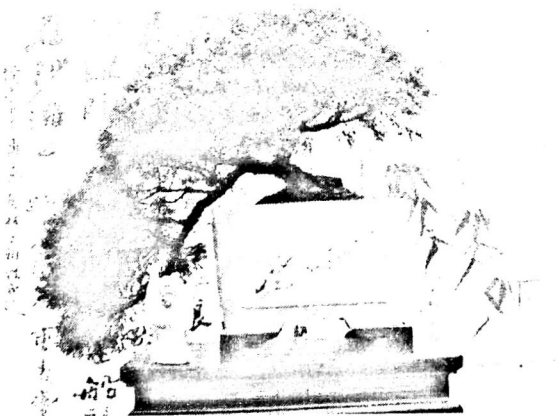


▲雀梅



▲相望

▶树桩盆景



“峥嵘岁月”



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是在与同事的闲聊中，我几乎为他的名字在吴江“广为流传”而惊讶。然后是在市文联办公室，提到他，都说他是一个勤勉、多产的漫画家。

源于对漫画家如何漫画人生的好奇，在馨香的三月，我叩开了张昌炽先生的家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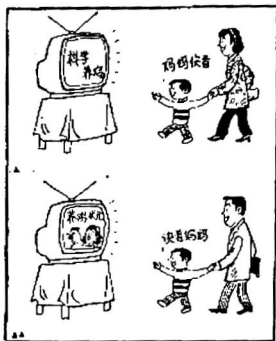
年近 60 岁的张昌炽先生，是吴江市影剧公司的宣传干部，看上去并不像他自己的漫画那样幽默风趣，也不是我一开始想象的那样谈

笑风生，言语机警，倒是他的温和、朴实，谦逊留给了我较深的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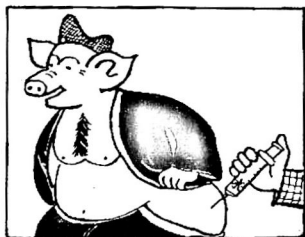
自从 1982 年他业余创作的第一幅漫画被上海《青年报》采用后，他的创作激情一发不可收，至今已历经了 15 年的精心耕耘。在这 15 年中，他的作品陆续发表在《人民日报》、《讽刺与幽默》、《新华日报》、《农民日报》等全国 70 多家报刊杂志上，总计约有 1200 多

幅，在全国、省、市举办的各种漫画比赛和展览中获奖 20 多次。不仅在吴江，在江苏他也已经是小有名气的漫画家了。

他说，漫画虽小，含量却大，哲理性强。他自己的人生格言：拿起画笔歌颂真善美，针砭假恶丑，用幽



农家趣闻



打好针方可上西天

默的艺术去增添人生的色彩。他还说，画品如人品，只有做一个正直的人才能画出好的漫画，才能深刻地折射出社会人生，真所谓画要曲，人要直。

张昌炽先生 1938 年

出生在坛丘镇，父亲写一手好字，母亲善刺绣、剪纸。他从小就喜欢民间艺术。故乡的庙堂、戏场、泥人摊、年画柜，都是他童年的乐园，而乐园中各种各样栩栩如生的人物外形则拨动了 he 画画的心弦。读初中时，15岁的他已经有了较扎实的绘画基本功。有一回，班主任老师让他画一巨幅毛主席像贴在教室，画像完成后，获得了老师和同学的一致称赞，他绘画的天赋与勤奋得到了大家的肯定，这种肯定也树立了他画画的信心与决心。慢慢地，丰子恺、华君武、张乐平等漫画家的名字深深印在了他的脑海里。

初中毕业他未能报考美术学校，便投考师范，立志当一名美术教师，在学校，他的漫画逐渐出现在黑板报、墙报以及校刊上。1959年，他如愿以偿地当上了中学语文、图画教师，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坚持边教边画。

1965年，他的作品参加了县里的展览。尔后调到影剧公司当宣传干部，他的漫画生涯也在这时逐步走向新的成功。



“给我刻一枚徐悲鸿章”

有人评论

说：“张昌炽的漫画，以紧贴现实生活见长，弘扬新风尚，针砭旧习气，内容广泛，寓意深远。”

1994年，他在看中央台新闻中得知，一些不法商人在棉花中掺石块杂物，坑害国家和人民，气愤之余，他当晚就画了两幅漫画寄给《安徽日报》，很快刊登出来；1996年我国大部分地区遭受水灾，在抗洪救灾中涌现不少英雄人物，由此，他创作了《咱们的好书记》、《筑成新的长城》等漫画，在《民政之声报》上发表后，受到读者好评。

张昌炽的《评选揭晓》一画受到著名诗人臧克家的喜爱。诗人在一篇文章中说：“有一幅漫画，画的是鸟儿评奖，鹦鹉、画眉的票数越来越多，而猫头鹰的名下，则空空如也。这幅画给我的印象极深、感想不少。”

他还热情宣传计划生育，创作了《地球减肥》、《谈判》、《观音改行》等等，在《婚育漫画报》上发表，被该报评为优秀作者，也受到了我市计生办的表彰。

张昌炽先生十分热爱儿童，他画了许多表现童趣的漫画，发表在《儿童漫画》、《好儿童》、《哈哈画报》、《小学生报》上，深受儿童喜爱。现在，他也常常在家利用双休日辅导学生学画。

作为省漫画协会理事、苏州美协会会员的他，在吴江曾主编《开心果》幽默画报，广受欢迎。他还是近10家报刊杂志的特约记者和美术通讯员。《农民日报》、《婚育漫画报》均辟栏把他介绍给读者。

从他的漫画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纯洁、正直、真诚和高尚。对于名与利，他是淡泊的，淡泊得像高居山林中的一位隐者，他不愿提及这些，如今依旧潜心他的创作。



评选揭晓



# 顾杏初：船坊的巧匠

顾永翔



80年代，最先经济翻身的渔民陆续订造新船。芦墟、黎里、北厍、金泽一带的渔民时常到北芦墟来，“请杏初师傅造只‘朱红船’”。因订造较多，被他的儿子们婉谢不少。

顾杏初，农历一九一七年正月廿九生，今年80岁。读过两年私塾。因家贫，12岁那年到芦墟牛舌头湾陆高升船厂当学徒。当时厂主陆高升已80岁高龄，所以实际上是跟其他老师傅学的技术。由于聪明好学，又肯做，手艺长进快。按规矩，学六年才满师。实际上他

16岁就独立造“朱红船”了。这是江南水乡常见的农、渔兼用的船只，多数选用紫红的柏树制作，所以称为“朱红船”。

到1937年冬，日军侵占芦墟时，他已独立造了二三十只船。沦陷期间，船厂时开时关，他仍在该厂做长工。23岁时独立造了两只“香船”——大型的长途载客木船，结构上适合客人吃饭、睡觉。

顾杏初28岁时已升为该厂的“作头师傅”，直至解放。在此期间，他除指导其他工人外，动手改造、扩大“高升台”。“高升台”是苏南、浙北水乡有名的拆装灵活的流动戏台，其式样依照芦墟泗洲寺正殿。他重做一些部件，加装两边厢的“鼓台”，供乐队用，使“高升台”更大、更高、更牢固、更完美，并且拆装方便。如有部件损坏，他立即更换、修复。

解放初期，他在自己家里为乡亲们修造农用船。他至今造的“朱红船”不下五六百艘。以前芦墟庙会时兴“摇会船”比赛。这是双橹一桨的快船。赶庄稼圩庙会的人们都说杏初师傅造的船、装的橹最好使，常得第一。

1956年合作化时，他为集体修船。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后，他一直是红胜大队（现芦北村）木工厂不脱产负责人。50年代后期，他是技术革新能手，先后改制成功了多种农机具，主要的有：

双层犁。老式木犁只有一个犁头。为了深翻土层，

在铁犁梗上安装一大一小、上下两个铁犁头。这样犁得深，翻起的土层松散性好。

封闭式水车。老式水车有 90 多只链头和板子，靠板子在水车厢里把水刮上来。现在杏初师傅把水车厢封闭起来，只用 6 张板子，利用空气压力把水抽上来，出水量倍增。

那时没有机器动力，脱粒机是靠脚踏转动的，他把牛车的转盘与脱粒机用传动装置连接起来，使用耕牛带动脱粒机，工效显著提高。

顾杏初师傅还把风力水车的风力装置与铁犁用钢缆或棕绳经过滑轮连接起来，利用风力耕田，替下耕牛。

1969 年至 1970 年，公社领导派他带 54 个木工师傅和下手小工到嘉兴航运公司修造轮船。（另有行政领导）

1971 年 2 月 8 日，公社派他到芦墟公社农具厂负责修造轮船。先后为湖州长兴小坡、嘉兴大云、本地窑厂、元荡水产养殖场等建造了 6 艘木质为主的轮船，又修理了轮船十几艘。一个公社农具厂能够修造轮船，这在当时当地是令人敬佩的业绩，“杏初师傅造轮船”更在船民、木工中传为佳话。

顾杏初为人正直，处事公道，肯仗义执言，在群众中享有声望。虽然不是干部，村民纠纷时常“请杏初师傅评评理”。

1986 年秋天，苏州市文化局钱瓔局长和戏曲志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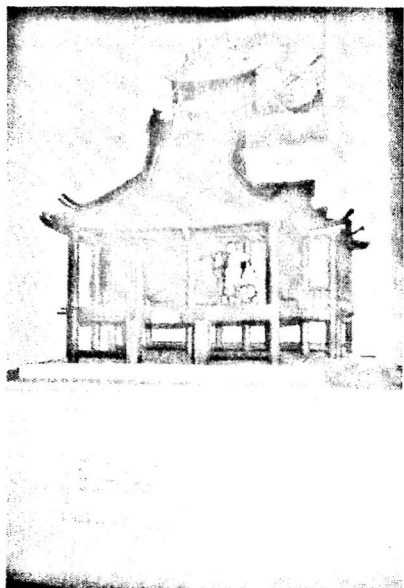
辑室的程元麟、祁连庆等由吴江郁子文、芦墟郁伟陪同，寻访到顾杏初师傅家，请他按“高升台”的原尺寸，缩小到1/15，制作一具模型，当然仍要拆装的；同时制作一艘运载流动戏台的台船模型，与之匹配。

那年已70岁的顾杏初，眼不花、耳不聋，凭着极好的记忆力和娴熟的技艺，一丝不苟地照原样、按比例，选用相同的竹木材料，制作每个部件。前台、后台、鼓台、梯子、台柱、台板、飞檐戗角、“踏子”遮阳、龙鱼吻脊、葫芦结顶，以及台船上的船棚、橹桨等等，总之一切原模原样，拆装灵活。村里上了年纪的人见了都说“真的一式一样！”

这两具戏曲文物模型现存苏州中张家巷苏州戏曲博物馆；狮子林旁的苏州民俗博物馆有它们的仿制品。

1989年5月“高升台”和台船模型参加过“上海国际舞美节”。1990年送“西班牙国际舞美节”展出，1996年1月，又在意大利举行的“中国戏剧传统与现实”展览中，引人注目。《姑苏晚报》的标题是：“清代船装舞台享誉海外”。

芦墟“高升台”及其台船模型照片刊登在《中国戏曲志（江苏卷）》上。



苏州中张家巷苏州戏曲博物馆  
陈列的顾杏初师傅制作的“高升台”模型的展  
品说明：

### 高升台

清末吴江陆高升仿芦墟泗洲寺建筑式样制成的流动舞台，全部竹木结构，采用活络榫头，拆装方便，正好载满船舱，流动演出于嘉兴、海盐、大仓、青浦、昆山等水网地区。此模型系按原件 1:15 比例制成。由苏州市戏曲志编辑室提供。



殷红锃亮的浅底木盒里，相依相偎的一对紫红大烛上，粉红的牡丹在绿叶的映衬下，鲜艳欲滴；翩翩蝴蝶忘情地驻足在喜气洋洋的国色里，久久不忍离去；气宇轩昂的蛟龙携着一股紫气风风火火闻声而来；美丽多姿的凤儿，捺不住那份怦然心动，小心翼翼地栖息在花团锦簇里，却一不留神露出了色彩斑斓的凤尾；八仙们穿戴一新，不约而同飘然而至，尽管心情各异，却一样的面露笑容；金黄的花篮里，

彩珠闪烁，鸟语花香；碧绿的万年青，把孕育万年的红色果实高高举过了头顶……所有这一切，为我们营造了“颜照”上四个吉祥如意、幸福恒久的：龙凤呈祥。

其实，这不是大自然中充满灵性的凤儿蝶儿；也不是我们家园里灿然若霞的花卉植物，这是一对花烛，那些栩栩如生的龙、凤、花、蝶和惟妙惟肖的八仙人物全是由普普通通的蜡烛构成的。制作这对花烛的人便是吴江市横扇镇的 80 老人范文尚。

范文尚 14 岁那年去震泽恒裕花烛店当学徒，拜孙桂昌为师。文尚从小心灵手巧，学艺勤奋刻苦，跟随师傅心追手摹，学得一手制烛手艺。20 岁离开师傅到横扇镇独自开办瑞昌花烛店。花烛不仅旧时的达官贵人爱用，普通老百姓也爱用。哪家办丧事、喜事或是给老人做寿，都少不了到瑞昌花烛店买对素烛、花烛或是寿烛。其实，普通的红、白烛镇上的杂货店也有卖。可人们总爱到瑞昌花烛店买文尚亲手制作的配花蜡烛，像是这样做事才更体面、更有气氛似的。

文尚做的花烛由蜡烛和插花两部分组成。花烛以红烛为主烛，配以涂蜡的硬纸、蜡制的花卉、龙凤、“八仙过海”、“刘海戏金蟾”等戏文蜡像，构成花烛的下端，上端的“颜照”则写上“龙凤呈祥”、“百年和好”字样，中间是“龙戏金珠”和“凤穿牡丹”等图案，再配以三脚蛤蟆、蝴蝶等装饰。寿烛仍以红烛为主烛，配以蜡纸青松和蜡制鹤鹿、万年青和八仙蜡像，“颜照”

上写上“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金玉满堂”、“鹤鹿献寿”等字样。而素烛则以白烛为主烛，配以蜡制素花和挽联。花烛、寿烛、素烛的其余三面均插上“云片”和各色花卉，使其疏密有致、错落有序。

然而，这样一片深受群众欢迎的花烛店，却在“文革”期间被视作“四旧”，制作花烛的各种模具均被造反派砸毁，店门被封。一直到1984年，年近古稀的范文尚老人才重新点燃了制作花烛的熔烛炉……

令人惊叹的是，如此立体感强、做工考究、图案精巧优美且富丽堂皇的花烛，其制作工具却是一些极平常简陋的炭炉、铁钎、毛笔、剪刀和模具。更令人叫绝的是，以前的陶制模具“文革”中被毁了，范老便利用每年山芋上市，选用上上山芋削成各式花卉模具，浸泡在矾水里，随用随取，一直可用到来年开春。而使用的原料无非是一些普通的蜡、颜料，五彩纸、丝、菜油和各式各样的玻璃珠子。但一经范老这双形粗神不粗的手这么一拨弄，竟奇迹般地变幻出一件件巧夺天工的工艺品。用范老的话说叫“千般花烛全凭一双手，做了三年花烛，手功轻巧得鬼也捉得出”。

做花烛一般要经过剪纸、熔蜡、调色、浇铸、彩绘、开相等工艺过程，然后再把预先做好的花鸟人物固定在铁丝上，按一定的程序插到主蜡烛上组成各式立体图案。一对花烛，技术娴熟的师傅也要做十二三个小时才能完工。难度较大的滚龙花烛，仅一条龙的龙鳞多达



400多片；龙脊的脊翅长短、粗细不一，多达100多支，如何把这些“零件”巧妙地组合成一条栩栩如生的龙，其功夫可想而知。而花烛上用得最多的牡丹花，先用硬纸板剪成笠帽似的圆锥型，在化开的蜡水里蘸一蘸，手不能捏，只能用一个笔套管粘住，然后左手捏笔管，右手用一个微型铁勺在白蜡里蘸蘸，再在红蜡里蘸蘸，轻悠悠地粘在笠帽上，红底白边的牡丹花瓣就成了。待笠帽上匀称地粘满一圈圈薄如蝉翼、质似璞玉、粉嫩欲滴的牡丹花瓣时，中间再镶一颗银色的珠子作花蕊，一朵形象逼真、呼之欲出的牡丹花便展现在你的眼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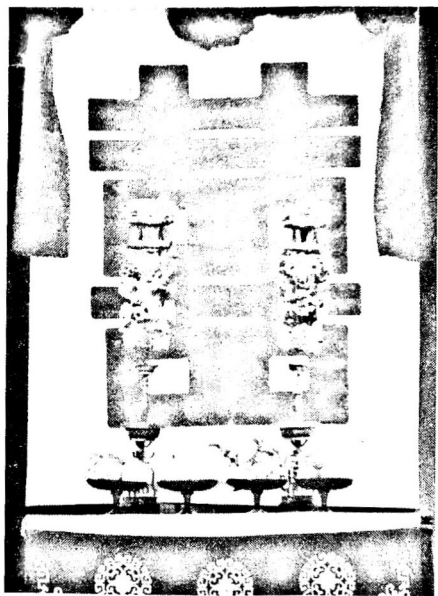
牡丹花好看做却难。贴花瓣时，太重会掉下，太轻则粘不住，而且不能歪，不能斜，稍有不慎，花瓣缠在铁勺里脱不下，有时手一抖会坏了整个儿一朵花。铁勺蘸蜡也讲究，重了花瓣厚薄不匀，轻了绝薄一片易破……这些细微末节只有全讲究到位了，才能做成一朵牡丹花。

1989年，横扇镇上的一位文化干部，把范老精心制作的一对花烛拍成照片，寄给了江苏省首届民间博览会。南京方面很快给这位文化干部回了信，要他尽快将花烛实物送南京参加博览会。横扇镇党委非常重视这件事，派专车护送，这位文化干部怕花烛被震坏，双手一路托到苏州，再转乘火车送到南京。送展的《龙凤花烛》获江苏省首届“民间美术博览会”的最高奖——优

秀作品奖。

1991年,《人民画报》、《中国画报》均在第10期上以《苏南花烛》为题向国内外介绍。同年,由文化部群文司主办的《群众文化》杂志,在民间艺术一绝专栏中,也以《苏南花烛》为题介绍了横扇范文尚老人制作的花烛。1995年,《龙凤花烛》、《寿烛》还被选送到吴江市的友好城市——法国里昂·布尔昆市展出。

蜡是没有生命的,以蜡制成的花朵同样也是没有生



命的。然而，凝结范老一生心血的花烛所蕴含的艺术生命力却是蓬勃不息的。花烛一经点燃，新的生活便铺满烛光摇曳的憧憬，而此时潸然而下的烛“泪”，便是花烛老人默默无言的祝福……

